



112
698
+

112
698
+





禹貢錐指卷第七

荆及衡陽惟荊州



德清胡渭學



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以衡之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
 渭按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詳見導山
 殷有荆而無梁爾雅漢南曰荊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蟠冢梁州山也自蟠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為荊州然則禹貢梁州

波
47
4



之地荆亦兼之不盡歸於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為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正南曰荊州衡山雲菅江漢皆禹貢荊州之山水唯其浸潁湛則有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今按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犇縣北魚齒山東南流歷山下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

方城之外今水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而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為湛水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然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似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疆建牧之意潁湛二字或古文傳寫譌繆如兗州盧維之類未可知也周承殷制亦有荆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兼梁地賈公彥疏周禮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耳蓋殷周之荆豫皆

以漢水為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蟠冢以西則雍兼之故二代無梁焉
 漢志云周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顏注謂省徐以入青併梁以合雍諸儒皆從其說而林少穎獨疑之曰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山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乎荆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源於梁由荆而東至揚然後入於海今以江漢為荆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於職方氏之荆州乎按林氏此言

發前人所未發愚意實與之闇合

荆州之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夔聃權邛與邛同州左傳

桓十一年州莒伐楚師杜注云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為監利縣地羅貳軫凡九國戰國時屬

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

沙南陽東境漢復置荆州領郡八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十九

唐為山南東道之江陵州竟陵復富水郢齊安黃漢

陽河夷陵峽巴東歸等郡江南西道之江夏鄂巴陵

岳長沙潭衡陽衡零陵永江華道桂陽郴邵陽邵武陵

朗澧陽澧等郡黔中道之黔中黔寧夷黔涪川費盧

溪辰盧陽錦靈溪溪潭陽巫清江施播川播夜郎珍義

泉夷龍標業溱溪溱等郡又淮南道之安陸安義陽

及嶺南道之連山連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連山

郡當出隸古南越騎田嶺北為桂陽嶺南為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黔中寧夷

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

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元和志云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五

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恩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為黔州大業三年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地犬牙

難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即今辰州敘浦縣是後魏移治臨沅即今州是今辰錦敘獎

溪澧朗施等州實秦漢黔中之地而今黔中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東注洞庭湖西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

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分矣然則此五州及珍臻二州皆梁南徼外蠻夷今敘瀘重慶之江南諸縣及遵義府

是也其東有峻嶺為限荆不當越此而西斗入六七百里總因黔中名亂嶺東嶺西諸州混而為一道杜氏遂有此誤敘州即巫州樊州即業州也

又有當來屬者豫域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及

南越始安郡全義縣嶺北之地是也全義今為興安縣屬廣西桂林府文獻通

考云自荔浦以北為楚以南為越今靜江有中州清淑之氣荔浦相距纔百餘里遂入瘴鄉是天所以限楚越也此蓋就當時風氣言之近志遂以桂林平樂二府為禹貢荊州之域恐未必然杜氏以始安平樂屬古南越為是唯全義縣嶺北之地當入荆域以今輿地言之

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

州寶慶永平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其襄陽府

則唯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感應城應山

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

黃陂黃安四川則夔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

之全州本漢零陵縣屬零陵郡隋改置湘源縣唐屬永州五代晉改曰清相於縣置全州明省縣入又改屬桂林及興安

縣嶺北之地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嶺在縣北三里皆古荊州域也

荆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荆山山在縣西北八十

里漳水所出其西為遠安興山北與梁接界荆山

之西百餘里為景山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注
 云出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故淮南子曰
 沮出荆山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縣西南景
 山永清本漢房陵縣地也縣南一百一十三里有
 建鼓馬駿二山並高峻又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有白馬塞山孟達歎為金城千里蓋皆景山之餘
 脈矣南漳以東為荆門鍾祥京山元和志大洪山在京山縣西北二百里孤秀為
 眾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光化故城在今隨州東南三十餘里唐隨州管縣四通典
 之傑云唯光化為荆又東為應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見齊書州郡志
 域餘皆屬豫義陽唐申州治也一曰平靖關元和志云在安州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北至
 州治也今汝寧府之一曰黃峴關又名百鴈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北九十
 信陽州也里北至中州九十里東至澧山關一百里

一曰武陽關又名澧山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北至申州一百五十里即古之大

隧直轅冥阮也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淮涉漢楚左司馬成請還塞大隧直轅冥阮自後擊之大隧即武陽直轅即黃峴

冥阮即平靖也三關又總名曰城口楚史皇所謂塞城口而入也冥亦作甬又作鄆皆讀若育又東為黃安縣有

大活關白沙關本唐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地明嘉靖四十二年析置黃安縣元和志云大活關在黃州黃陂縣北二百里

東北至光州二百八里西至安州澧山關一百里白沙關西至大活關六十里在州北二百四十里北至光州界二十五里又東為

麻城縣有穆陵關陰山關元和志穆陵關西至白沙關八十里在麻城縣西北一百里北至光州一

百四十九里陰山關西至穆陵關一百里在縣東北一百一里北至光州殷城縣二百里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或曰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即此也定四

年吳楚戰于柏舉亦在縣界諸關依山為阻與荆山東西準望相直

皆荆豫接界處

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記曰秦

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

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注五嶺大庾最東為第一嶺在揚域餘皆屬荆第二騎田嶺在

郴州南即黃岑山亦名黃箱山今謂之臘嶺郴水所出高千餘丈南接廣東陽山縣界北寒南燠氣候頓殊第三都

龐嶺在衡州府藍山縣南亦稱都龐嶠即黃巖山龐音龍水經注作部龍南接廣東連州界鄧德明

謂都龐在九真大謬第四萌渚嶺在永州府江華縣南亦稱萌渚嶠即古臨

賀嶺又名白芒嶺今名桂嶺高三千餘丈南接廣西平樂府賀富川二縣界第五越城嶺在桂林府

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亦稱越城嶠又名始安嶠嶺北一百三

十里接寶慶府城步縣界經曰衡陽未知所極然

酈氏有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見水經溫水注韓

退之曰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

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

是焉窮藉此表界差為近理耳

荆之東界準揚約略言之蓋自麻城黃岡踰江而

南為武昌縣又西南為通山咸寧崇陽通城又南

為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為興寧桂東桂陽

又西南為宜章皆與揚分界處也

荆之西界經無可見今據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

言之蓋自巴東踰江而南為建始施州麻陽沅州

又東南為黔陽靖州通道以訖於興安與貴州廣

西接界

江漢朝宗于海釋文朝直遙反

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

宗尊也正義曰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王氏樵曰此僅六字耳而江漢趨海之勢如在目前嘗於武昌夏口望之見其渺瀰奔瀉如人之有所往而意專行速不違他顧狀以朝宗傳水之神也渭按揚之三江入海無壅故禹於此州疏江決漢至大別合流雖去海尚遠而有朝宗之勢說者謂紀此以該彼非也

江水自四川夔州府雲安縣東流經奉節巫山又東出巫峽至巴東縣入荆域又東經歸州夷陵宜

都枝江松滋江陵公安澧州華容至安鄉會洞庭之水又東經巴陵沔陽臨湘嘉魚又東北至江夏西與漢陽分界漢水從西北來注之漢水自襄陽府宜城縣南流入荆域又南經鍾祥荆門又東南經潛江景陵沔陽又東經漢川又南至漢陽與江水會又東歷武昌大冶至興國其北岸為黃州府之麻城與揚接界此禹在荆時所治也詳見導漾導江郭璞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赧駁水經江水東逕廣谿峽注云三峽之首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江水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北

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舊傳言昔是
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
水勢并衝此江遂絕謂之斷江今夷陵州西南有
斷江山是其遺跡金吉甫云三峽天險非入都通
道計不施工故不書非是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
有龍門也禹治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荆之江亦
必自三峽始

九江孔殷

朝宗孔鄭義已備不必引周禮春秋夏宗為證鄭
又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
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臆說也

正義曰鄭云九江從山谿所出謂各自別源非大江
也下流合於大江耳晁氏曰洞庭九江也曾氏曰沅

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

元當作無蓋無訛為无又轉作元也漢志武陵無陽縣無水首受故凡蘭南入沅行八百

九十里醴與澧同

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為九江導江云過九

江至于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
所合遂名九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
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也程氏曰一江
而名九江亦猶嶓岷蠡三大派合為一流而經以三
江總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
所因不容鑿為之說渭按今岳州府巴陵縣本漢下

雋縣地

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蒲圻縣界

縣西南有洞庭湖山海經云洞

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
瀟湘之浦浦本作淵水經注引此作浦今從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

暴雨楚地記本此說文殷作樂之盛稱引易殷薦之上帝周禮陳其殷又殷見曰同鄭注云殷衆也則殷有衆盛之義孔殷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也

孔傳云江於此州分為九道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謂大江分而為九猶大河分為九河也潯

陽記有九江之名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陸氏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

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

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

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

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

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

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九水已見揚州渭按秦始皇滅

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

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地理志

廬江尋陽縣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

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應劭曰

江自尋陽分為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尋陽自

西漢以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為九江禹之

所疏鑿而尋陽記緣江圖又備列其名元和志云
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
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
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為揚
州界九江以西為荊州界此亦遵舊說九江孔鄭
異義而不言其處所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
為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
之朱子九江辨曰九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
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
布如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
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

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
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勢不常江陵先有
一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
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
數則自岷山以東入于海處不知其當為幾千百
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
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
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
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
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九江即洞庭既有山
水二經為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不在潯陽亦

明矣

尋陽記曰今蘄州界古蘭池城亦謂之潯水城即漢尋陽縣也通典曰尋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今黃州府黃梅縣東北尋陽故城是也故班志云九江在其南東晉時溫嶠移縣於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緣江圖所云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者今已無考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大江中鄂陵即武昌縣縣界有崢嶸洲蘆洲楊葉洲舊志云江入縣境播為三江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崢嶸洲過磧磯至大洲為三江口疑即其類又按水經注江水東逕軼徒系反縣故城南城

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為名漢軼縣即今蘄水縣五洲江當在此縣界也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可考者唯此而已唐藝文志有九江新舊錄三卷不知其書尚存否此等沙水相間當時必實有但洲渚出沒不常以近事驗之枝江百里洲至明嘉靖初江水衝斷為二又江夏鸚鵡洲為東漢以來著名之古蹟而崇禎中蕩決無存則九派之湮滅從可知已然張湏云此九江隨水參差長短則又犯朱子所駁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者禹之命名必不以此等洲渚也

九江至春秋時為江南之夢戰國時稱洞庭五渚
韓非子謂之五湖而九江之名遂隱傳記鮮有言
九江者及秦滅楚始置九江郡酈道元云秦立九
江郡治壽春縣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
郡見淮水注是即尋陽之九江矣然洲渚參差長短其在
當時九派原不甚分明故鄭亦疑焉而有出自山
谿之說必求其水以實之則水經所稱巴水希水
赤水蘄水刊水富水等亦皆入江而初無總會之
處則自岷山以東至海小江千百何可勝數誠有
如朱子所言者程泰之云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漾漢入江嘗
得與江並大而名為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
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谿者
望注未至而得名為江乎此其說又不可通故劉歆以湖

漢九水為九江此九水者同注彭蠡以入大江謂
之九江亦可然彭蠡揚州之澤也而指為九江則
荆之水而移於揚矣其可乎禹貢之九江信非洞
庭不足以當之也

宋儒所據以辨尋陽之九江者曰過九江至于東
陵今巴陵也夷陵一名西陵故此為東陵而漢人
則固自有其東陵矣地理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
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淮當作灌雩婁縣下云灌水
北至蓼入決是也水經江水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故城在今黃州府蘄州西又東逕下雉縣北今武昌府興國州
東有下雉故城刊水從東
陵西南注之酈道元云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

尚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見江水注又云灌水

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金蘭蓋漢初有是縣中廢故志

不書晉宋間復置故鄆注據以為言按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西北之東陵鄉而東北至蓼縣入決水則金蘭當在固始之西南南直黃梅之北矣薛士龍以為東陵在漢陽蘄州間非是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

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

西而北注決水見決水注江灌史記龜策傳作江淮與漢

志均為誤字也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蔡山

西接廣濟縣界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

九江納錫即此凡此類鑿鑿言之蓋秦漢以來相

傳之語不但東陵確有所并大龜亦真出此矣

先入為主頗難搖動而愚以三事折之曰巴陵臨

江而金蘭之東陵去江六百餘里安得云至于東

陵一非也江自巴陵以東至沙羨即迤北胡三省曰江水東流自武昌以下漸漸向北蓋南紀諸山所迫陂陁之勢漸使之然也使九江在尋陽東陵在金蘭

則是先迤北而後至于東陵二非也書江漢朝宗

于海盡之矣而復於其下流書九江孔殷不亦贅

乎三非也朱子之辨昭昭若揭日月敢以是為爝

火之助云

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在縣北湘

水北則湘川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本漢始安縣地山在縣南九十里應劭謂之零陵山東北流逕長沙下

雋縣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注云湘水會資沅

微澧四水微水從東來注于湘世謂之麋湖口今巴陵縣東南微湖是也同注洞庭而北會

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

史記蘇代說燕王云秦正告楚曰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江四日而至五渚湖水廣圓

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一名相山又名

洞庭山編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所謂

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有

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邱閣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即今岳州府治西對長洲洲南

麇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在巴陵縣西北元和志云

巴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為西江巴陵舊志云洞庭湖一名五湖

澧江為中江湖湘江為南江又名三湖三湖者洞庭之南有青草湖西有赤沙

湖而洞庭周回三百六十里南連青草西吞赤沙

橫亘七八百里因名三湖又謂之重湖重湖者一

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有沙洲間之也今道

出湖湘間者必問津於洞庭洞庭吐納羣川而大

江西來橫亘其口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

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為之改色瀕湖之縣巴陵居其東華容安鄉居其北

常德府之龍陽居其西沅江居其南長沙府之湘陰居其東南渭按周禮荆州無九江蓋已

包在藪澤雲夢之中矣然自是九江之名遂不著

故或稱江南之夢或稱洞庭五渚或又稱巴丘湖

郭璞爾雅注云雲夢今華容縣南巴丘湖是也後

世既不知洞庭為九江見尋陽江中多沙水相間

處遂指其九派為九江而導山導江之文義皆不

可得通矣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然其中亦有可

信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賴此一語而九江遺跡猶可推尋其有造於禹貢不小也

曾氏說九江一曰沅出牂柯且蘭縣東北注洞庭湖入江二曰漸一名澹水出武陵索縣東入沅

三曰無出牂柯且蘭縣東南入沅按說文無本古舞字故無水或加水作無又作舞四曰辰出武陵辰陽縣東入沅

五曰敘一作序出武陵義陵縣西北入沅六曰酉出武陵充縣東南入沅七曰湘已見前

八曰資一作濱出零陵都梁縣東北入沅九曰澧出武陵充縣東北注洞庭湖入江朱子考定

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一曰瀟江亦名營水出營陽冷道縣

留山北流注湘水 二曰湘江 三曰蒸江漢志作承後漢志作丞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

四曰澧江 五曰沅江 六曰漸江 七曰敘江 八曰辰

江 九曰酉江 按朱子據導江文江先合澧而後過

九江故不數澧然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

流自入江也安得而不數無字誤作元朱子以為

亡是水故置之古無瀟水酈道元云瀟者水清深

也湘中記曰湘州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

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

源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是曰

瀟湘耳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沅湘如蒸水者

頗多金吉甫云郴水亦入湘舊不列九江未知與

漸敘二水大小若何然則朱子所更定亦未有以

見其為必然也善乎林少穎之言曰九江之名與

其地世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

則可以意曉也斯真通人之見傅同叔云九江不

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說本程泰之恐又不然當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為名但水道通塞離合古今不常自戰國時唯知有湘沅資微澧而名之五渚矣况後世乎與其出此入彼不若闕疑之為得耳

正義云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此說非也禹貢山川豈有俗稱漢合於江而後謂之北江彭蠡合於江漢而後謂之三江當其未合不得名江也九水亦必俱會於洞庭而後謂之九江凡湘江沅

江等稱皆後世俗稱也不可以說經巴陵所對之長洲禹時蓋未曾有江身與湘浦莽為一壑九江即大江也特以其流為九水之所匯因號九江耳夫九河主其分九江主其合河自一而分為九故曰播江自九而合為一故曰殷當其未合非獨此九水不得冒江之名即漢與彭蠡不得冒江之名也南孔殷傳云甚得地勢之中頗費解蔡氏云殷正也之九江水道甚得其正蓋指其分處言之亦非經旨鄭康成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孔字作孔竅解則涉於怪矣今竊取朱子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義以釋孔殷而從說文訓盛視舊

說差覺穩當

沱潛既道

說文沱徒河反潛提廉反涓按
潛史記作涿漢書作潛後同

傳云沱江別名正義曰導江言東別為沱是沱為江
之別名也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涓按詩召
南曰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寰宇記江自枝
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北為內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
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縣北東入江者是潛水
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境然漢東之地津
渠交通未知孰為古潛水黃文叔云自後世通渠漢
川雲夢之際禹跡固多湮沒誠然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今宜都縣西
有夷道故城又東逕上明城

北

晉荊州刺史桓冲築北城
移州治焉在今松滋縣界

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

上故以枝江為稱

今枝江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延袤
百里與江陵分轄枝江故城在縣東

地理

志曰江施出西南東入江是也

志無南字
疑此衍

江水又東

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枚廻洲

洲在縣西南六
十里枚或作枝

江水自此兩分而為南北江寰宇記云

百里洲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王晦叔云枝

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

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涓按南江在古時為岷

江之經流北江為沱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

安縣西又東南流為涪水

隋志松滋縣有涪水
蓋東與公安接界

九歌望涪

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注云涪陽江碕名

附近郢即此水之北也涪水入澧州界為四水口
歷州之東北又東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
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而東南入洞庭湖與北江
會此即禹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道
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
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
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
會洞庭之水此即江北之沱寰宇記所謂內江者
也其後北江之流漸盛而南江日微世反以南為
沱北為江說者遂謂東至于澧不可解以澧水北
去江二百餘里故也詳見導江

正義引鄭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
耳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
所謂沱也渭按枝江沱水為江洲所隔而成何言
不於江出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
北流逕監利沔陽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
縣東南而注于漢此本沱水岐分而為夏非出於
大江鄭以為沱者蓋北江久已盛大世目為岷江
之經流因以其所出者為沱耳禹時無此沱也不
可從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
百四十里今巫山縣東北有巫縣故城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

今奉節縣西十五里有魚復故城東南過很山縣南今長陽縣西有很山故城又東過夷

道縣北今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東入于江注云夷水即很山清江

也江水注謂之夷谿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因名清江昔廩

君浮此水據捍關而王巴捍與同是以法孝直有言魚

復扞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

建平沙縣沙下當有渠字江水篇云鳥飛水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元和志施州清江縣本漢南郡巫縣地吳沙渠縣也

縣有巫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自沙

渠入很山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又東逕很山縣

故城南縣即山以名孟康曰音恒今世以銀為音南對長楊溪溪水出西南射

堂村谷中石穴北流注于夷水隋改很山曰長楊以溪得名唐又改楊為陽又

東北逕夷道縣北又東逕宜都縣北今縣治即宜都故城東入

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很山北溪渭按夷水首

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州之

沱也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

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

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日行三百

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

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黔中漢為武陵郡即今常德府巫郡漢為巫縣即今巫山巴東

建始三縣及施州衛地也此言舟師由夷水入楚也何以知之楚世

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拒

之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

口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後漢志同章懷太子賢

曰扞關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寰宇記云廢巴山縣在長陽縣南七十里即古捍關是也

唐志巴山縣隋分很山縣置天

寶八載省入長陽水經注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捍關

江關在今奉節

縣東瞿唐峽口注云弱關在建平秭歸界秭歸今歸州也蓋

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沱出很山逕捍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拒捍關則不經巫峽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日就墮塞後漢建武中公孫述遣將田戎等乘枋箬下江關拔夷道夷陵光武命岑彭吳漢伐之彭擊破戎等率舟師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三萬人泝江而上則皆取道於三峽而不復由夷水矣蓋其時水已淺狹不

勝戰艦自後荆梁有事苟用舟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酈注云沙渠裁得通船則後魏時水道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注西南夷傳云今施州清江縣夷水一名鹽水源出縣西都亭山清江廢縣亦在長陽縣界寰宇記云夷水自施州開蠻界流入長陽縣明一統志云夷水源出舊施州開蠻界流經建始巴東長陽至宜都入江蓋不復知此水出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為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矣其所謂都亭山者即在開蠻界也然自漢志已不言首受江未知何故班氏疎略頗多水經注原委詳明而又有張儀之言以為證無可疑者禹導江

自梁入荆必浮此水也

陸氏釋文馬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言泉出則可言不流則非韻會潛水伏流也左思蜀都賦演以潛沫劉逵注云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荊州之潛雖不如出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為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按潛江縣本漢竟陵江陵二縣地唐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院於白泮見寰宇記宋乾德三年升為潛江縣韻會復伏流也或作泮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伏而其地又名

白泮

在縣西四十里

皆取伏流之義此水起鍾祥縣北訖潛

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為古之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

漢川雲夢之際

見河渠書

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

迹遂不可考耳其他沔陽漢陽之境凡漢水枝津大抵皆通渠者之所為志家槩指為潛水真妄談不足信

王晦叔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泚水泚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泚既道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渭按松滋之泚乃大江分流首尾皆與漢無涉安得因史記作泚而以此水當之潛江縣在江北本竟陵

江陵二縣地亦非析松滋置也並誤
 正義曰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
 州沱潛為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皆曰沱潛但地
 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猶如
 濟水入河還從河出耳蘇傳曰以安國穎達之言
 考之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荆相去數千
 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邪林少穎云據爾
 雅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出於荊者荆
 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不必有合流味
 別之說斯言足以正孔蘇之謬

雲土夢作又

釋文雲徐本作云夢亡弄
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

傳曰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
 之治正義曰此澤既大其內平土有高丘也渭按雲
 土夢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並作雲土夢沈括
 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
 夢作又詔改從古本雲夢澤名也方八九百里之中
 有澤有湖有土而江沱潛漢亦灌注於其間職方主
 數澤禹貢主土田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
 所當也雲夢土作又謂江漢九江沱潛之功畢則水
 去而雲夢之土已耕治也

雲夢經傳諸書有合稱者有單稱者周禮荊州藪
 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呂覽淮南子同戰

國策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曰楚
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曰
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此合稱雲夢者也左傳定四
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此單稱雲者也宣四
年邲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
亦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此單
稱夢者也單稱特省文耳雲可該夢夢亦可該雲
故杜元凱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
雲夢城則夢在江北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
之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南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
跨江南北則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可絕無

江北為雲江南為夢之說自唐太宗詔改此經為
雲土夢作乂而穎達引左傳以為之說曰此澤亦
有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
兼上下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雲夢本二澤人
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宋沈括羅泌易祓郭思鄭
樵洪邁洪興祖等襲其說而為之辯曰雲在江北
夢在江南而古注棄若塵羹矣蘇子瞻申疏意云
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
玄纈縞云爾此於文義頗不順故王氏更為之解
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
之人有加功乂之者矣蔡氏云雲夢之澤地勢有

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自後無不遵
此說今按史記賈誼傳云長沙卑溼巴陵故長沙
下雋地也諸湖萃其西南安得為特高江北雖亦
有湖澤然楚都及漢東諸國皆在焉豈反卑於江
南此事理之難信者若從石經本則傳云澤中有
土可以耕作義甚愜當愚嘗反復於斯而覺太宗
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為得也

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
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今監利石首二
縣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編縣今荊門州西陵
今蘄州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水經注云雲杜縣

東北有雲夢城

見河

雲杜今京山縣又云夏水東

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東
界逕於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韋昭曰雲夢在華
容縣郭景純言縣東南巴丘湖是江南之夢杜預
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
矣見夏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縣也元和志云
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東南接雲夢縣界以
上諸州縣皆在江北由是言之東抵蘄州西抵枝
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為雲夢孔疏云雲夢一
澤而每處有名者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
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存名焉此說是也賦家之

言華而不實唯此語為可信然上文云楚有七澤其小小者名曰雲夢則仍是浮夸之習

徒州之類

七澤疑即雲夢之別名如雲連

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大誤穎達順傳為義曰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已又欲遵詔改之文則曰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及解作又復與傳同首尾橫決殊為可笑爾雅之雲夢所包亦廣而郭景純以巴丘湖當之蓋本漢志然彼華容之外尚有編縣西陵之雲夢郭唯舉此湖則遺漏多矣

左傳吳師五戰及郢楚子涉睢濟江

睢即沮水古字通

入于

雲中盜攻之遂奔鄖又奔隨沈存中云鄖即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因以江南之夢為證渭按吳師自東來故昭王自郢西走至枝江縣界涉睢濟江而南東行入雲中杜注以為江南之夢則雲中在江南明甚

即今石首華容

等處

沈意謂奔鄖時自江南涉江而北至雲誤矣傳稱江南之夢對江北之夢言非謂江北為雲江南為夢也

劉昭曰巴丘湖江南之雲夢

杜注極其分明總由經文一改說者必欲判雲夢為兩地故有此誤或曰古注誤者亦多何以知杜說為必然曰方吳之勝楚也循江北岸而西昭王若東走則遺之禽矣迨入郢處

宮之後始可從東道奔鄖耳涉睢是西行濟江乃南渡所入之雲中必不在江北也鬪伯比淫於邾子之女邾國名字亦作鄖生子文邾夫人使棄諸夢中邾子田見之邾都即今安陸縣德安府治西南距巴丘可五百里計夫人棄此兒當在近地豈使涉江而南邾子所田亦必非江南之夢以是知元凱之精覈而唐宋諸家之說為鹵莽也

邵氏簡端錄云雲夢澤歟非澤也非澤而以為澤何居雲夢皆土也當是時洪水懷山襄陵何有於雲夢哉水聚焉而為澤因名之宜也於是而土焉於是而又焉雲夢之宜也不然宜澤而土且又其

將能乎縱能之其得謂之行所無事乎周職方荊州澤曰雲夢蓋兼洞庭有之渭按雲夢之地雖不盡為澤然大勢卑下鍾水獨多故職方目之曰藪澤夏秋潦集為澤霜降水涸為藪其淵深而四時不竭者則謂之湖自剖判以來有之非待懷襄始然亦非禹功既遠至周時胥化為湖澤也傳云澤中有平土高丘水去則可以耕作最有分判土其所固有氾濫之水去而民乃作又依然行所無事也經於此特揭一土字正以其水多而土少耳若大陸萊夷蒙羽岷嶓則直書曰作曰藝奚必更言土哉

或問江南之夢果為巴丘湖湖其可田乎曰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過住湘波溢為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過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岳陽風土記云青草湖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巴陵舊志云赤沙湖當夏秋水泛則與洞庭為一涸時唯赤沙彌望縣東南又有澧湖一名翁湖又名閣子湖趙冬曦澧湖詩序曰澧湖者沅湘澧汨之餘波夏潦奔注則洑為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為平野諸湖迎冬輒涸茂草叢生禽獸居之此其所以可田也然則九江

亦涸乎曰九江指湘水入江之口回聚淵深四時不竭者愚嘗謂禹時湘浦未有沙洲江身與九水之尾混為一壑故得稱九江非統三湖言之水經云九江在下雋縣北蓋即楚辭所謂北渚南史所謂三湘浦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林氏曰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渭按毛漢書作旄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正義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

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林氏曰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齒革揚先齒革而此先羽毛孔氏謂以善者為先薛氏謂以多者為先二說皆通按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之產不無優劣可見矣滑按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韋注云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韃革兕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觀於此言則羽毛齒革信惟荆產最良而其為用亦大略可觀也

左傳晉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美

於揚信矣然周禮言荊州之利有齒革而無羽毛左傳鄭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韜如金石則楚之齒革亦美不知何以獨後於羽毛意者孔翠旄牛之屬皆出徼外物貴而致之亦難而揚之羽毛則唯取諸境內之鳥獸此其所以有先後之殊也與揚州傳以毛為旄牛之尾今按地理志言蜀西近邛笮馬旄牛師古曰邛笮之地出馬及旄牛故蜀郡有旄牛縣後漢書云冉駹夷出旄牛是也今甘肅臨洮亦有之皆去揚絕遠唯荆則來自梁域較易耳然雍梁又不以為貢殊不可解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地理志言南粵近海多犀象陶弘景注名醫別錄云犀出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諸州世傳荆蠻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粵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諸國乃多白象樊綽雲南記備言其事滑按象犀嶺南皆有之荆揚致此並易齒革二物當無優劣也

犀革為甲

吳語奉文犀之渠章注謂楯也吳都賦云戶有犀渠是犀革亦可以飾楯

牛尾為旌旄此

用之必不可已者也詩小雅曰象弭魚服禮記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楚辭離騷曰雜瑤象以為車則象齒中器服之飾後世又有用為牀者戰國

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注云象齒為牀是也至其

所謂羽者傳但云鳥羽

韋昭國語注同

而疏以孔雀翡翠當

之

南方異物志云孔雀出交趾雷羅諸州南人生斷其尾以為方物

按左傳楚子翠被豹舄

鄭子臧好聚鵠冠

鵠即翠鳥

九歌曰孔蓋兮翠旒與旌同注云

言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旒也招魂曰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又曰翡翠帷翠帳飾高堂些李斯諫逐客書曰建翠鳳之旗此皆衰世之事不見於經古風淳樸不知有此等否竊謂雉羽文明可用為儀說文雉伊洛以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雜鷄同徐鉉曰古名雉為翟鄭康成周禮注云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故王后五路
 有重翟厭翟六服有揄狄闕狄翟通作翟蓋羽畎夏翟不
 足以供其用而南方之翬搖亦必取給焉又有鶩
 雉爾雅所謂鶩山雞者周書謂之采雞一名鶩鷄
 出南粵諸山中湖南湖北亦有之周有鶩冕漢有
 鶩鷄冠皆以其羽為飾王會解蠻揚之翟注云揚
 州之蠻貢翟鳥經所言恐只是此類聖人不貴難
 得之貨未必用孔翠之屬也

管子曰金起於汝漢韓子曰荆南之地麗水之中
 生金此黃金也周禮荊州曰其利丹銀此白金也
 左傳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曰無以

鑄兵遂以鑄三鐘此赤金也三品荆皆有之楚語
 王孫圉言金生雲連徒洲之藪而周禮獨言銀則
 銀必多且美按後魏書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
 陽陽安縣元和志銀坑在郴州平陽縣南三十里
 所出銀至精俗謂之倂子銀別處莫及通典衡巫
 二州貢麩金邵州貢銀皆荆域也而嶺南桂賀昭
 潯高廉端柳等二十四州出銀作貢並在荆之徼
 外壤地密邇得之甚易此職方所以獨稱銀與
 王氏日記云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
 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
 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

則有時而用焉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節其貢也
致之邦國而天子無私求與私藏也周之衰荆揚
之貢金不入而周王求之於魯春秋譏之漢元帝
時貢禹請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
之言固先王之意也然泉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
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弊而遂欲廢先王
之制幣則過矣渭按此論甚正莊子稱聖人捐金
於山藏珠於淵不過寓言以諷世主之奢靡而實
非事情使其果然則禹貢非聖人之書矣捐金藏
珠謂不自採取則可并邦國之貢亦却之而唯以

布帛菽粟相授受堯舜中正之道不如是也

柎榦栝柏

釋文柎勑倫反徐勑荀反又作榦
榦本又作榦故旦反栝古活反

傳曰榦栝也栝葉松身曰栝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
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栝為上知此榦是栝也釋
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柎榦栝漆相似
如一則柎似榦漆也柎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
矣栝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栝木故舉其用也顏
氏曰柎木似榦而實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
可勝名也此言柎榦栝柏其所貢止此耳金氏曰榦
材中弓弩之榦周官所謂荆之榦是也渭按考工記
弓榦栝為上櫜次之屨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

次之竹為下林氏謂不必專指柘凡木可以為弓幹者皆是似勝舊說蓋幹材頗多不可徧舉故括之曰

幹
說文云柁木也夏書曰柁榦栝柏或从熏作榦又云柁柁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柁以為公琴杜注云柁木名柁也琴材徐鍇曰柁木似榦與榦同中車轅實不堪食柁又作椿蘇恭曰椿榦二樹形相似但榦疎椿實為別也蘇頌曰椿木實而葉香榦木疎而氣臭榦最無用莊子所謂其木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者李時珍曰椿榦栲一木而三種榦栲皆不材之木不似椿堅實可入棟梁也渭

按柁榦栲椿為一木字異而音義並同柁與榦栲雖相似而榦栲不材貢之何為則柁與榦栲實異種也柁一作榦蓋椿葉香故從熏柁之為椿明矣其材大抵中琴中車轅蘇傳曰柁柘也以為弓幹是以柁榦為一木考諸書無言柁即柘中弓幹者恐非

爾雅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說文同而栝作栝解云槩也一曰矢栝築弦處檜亦音古活切集韻云檜古作栝通作栝書柁榦栝柏爾雅翼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為棺槨及舟詩曰檜楫松舟左傳曰棺有翰檜今人謂之圓柏韻會引字說云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

曲縱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縱以直從檜以曲
會李時珍本草曰檜葉尖硬亦謂之栝今人名圓
栝以別於側栝茅氏匯疏云澠水燕談載亳州法
相禪院矮檜一郡珍玩目其寺曰矮栝似栝檜一
也渭按傳訓栝與爾雅檜同說文解檜如爾雅而
栝下不復出則栝檜實一木北音讀栝為古外切
故又有木旁从檜之字栝乃栝之類葉扁而側生
者為栝俗謂之側栝葉尖硬而向上者為栝俗謂
之圓栝

王氏日記云古荆揚之木貢有則貢之棟字器用
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供也後代有營繕則工
師求大木至於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懸崖弔
橋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
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是故
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字彫牆為戒豈非人君之
所當守哉

韓非子稱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土階三尺其
言或太甚當時未必若是之樸陋然禹卑宮室固
堯舜家法後世陵雲槩日之構我知其無有也荆
揚貢木或以為其中有宮室之用余按魯頌曰徂
來之松新甫之柏商頌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皆
言作寢廟事可見古人之宮室唯以松柏為之不

須奇木而周禮冀州之利曰松柏則帝都附近之地供之而有餘何必遠取諸他州竊意岱畎之松嶧陽之桐及荆之柅榦栝柏皆器用之材而揚之貢木雖多亦未必有梗楠豫章合抱之木長至十餘丈者也大禹作貢必不貽害於民近世採皇木者輒求之楚蜀深山之中林麓盡而民力與之俱盡此義明庶乎其知做矣

礪砥砮丹

釋文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固反涓按礪漢書作厲

傳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

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可以為采夏氏曰山海經謂荆山首自景山至琴鼓山凡二十有三而獲多礪礪則荆州貢砥礪亦宜矣金氏曰礪砥今郢石是也砮則今思播有之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鷄井所出尤佳涓按此四者皆石之類子虛賦言雲夢之石曰臧功玄厲張揖云玄厲黑石可用磨也是礪砥出雲夢穀梁傳曰天子之楠斲之礪之加密石焉范注云以細石磨之細石即砥也

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殛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

八寸曰咫

以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

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
夷八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銘
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楛箭羽之間以分大姬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
得之金櫝如之蘇子瞻石砮記曰余自儋耳北歸
江上得古箭鏃槩鋒而劔脊其廉可劇而其質則
石此即所謂楛矢石砮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
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王明逸云女直
即古肅慎之地今尚產楛矢石砮石砮出黑龍江
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子瞻之所見古荆梁外徼
固宜有之也渭按孔子知為肅慎之矢者亦以其

長尺有咫耳非以荆梁不貢而徵諸肅慎也荆梁
即不貢中國豈絕無此物而射隼者必肅慎乎子
瞻說未當然因此可見古荆梁石砮之狀亦佳話
也

周禮揚州曰其利丹銀說文丹巴趙之赤石也外
象采丹井中丹形徐鍇曰得丹穴而富穴即井也
蘇頌圖經本草曰丹砂今出辰州宜州階州辰最
勝謂之辰砂其魄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芙
蓉頭箭鏃連狀者碎之蘄巖作牆壁真辰砂也渭
按周書王會卜人以丹砂孔晁注曰卜人西南之
蠻丹砂所出王應麟補注曰太平御覽卜人蓋今

之濮人也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牧誓注濮
在江漢之南左氏傳巴濮吾南土也然則卜人寔
荆域故貢丹砂也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是辰
產最勝丹砂與金銀為一氣封禪書李少君曰丹
砂可化為黃金後世方士又用諸藥合丹砂鍊制
為銀孝經援神契云石潤苞玉丹精生金鶴頂新
書云丹砂始生針石二百年成丹砂三百年而成
鉛又二百年而成銀又二百年復化而為金李時
珍曰今母砂銀生五溪丹砂穴中色理紅光丹砂
與金銀為一氣信矣

惟箇籥楛

釋文箇求韻反
籥音路楛音戶

傳曰箇籥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正義
曰鄭云箇籥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肅慎氏
貢楛矢知楛中矢榦顏氏曰箇籥竹名楛木名也皆
可為矢曾氏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以
荻蒿苦楚膚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
箇籥之所不能過也則箇籥竹之堅勁者其材亦中
矢之筈

籥一作箛說文箇籥也一曰博棊又云籥箇籥竹
名引夏書惟箇籥楛箇或作篔招魂曰篔簹象棊
有六箒洪興祖補注云篔竹名故說文以箇為博
棊呂氏春秋曰駱越之箇則南越亦產此竹箇籥

或以爲二種或以爲一種未知孰是鄭謂大小異名理或然也詩大雅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陸璣草木疏云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管箱器又屈以爲婦人釵然則楛亦北地所有天但不中矢榦故必取諸荆耳

前正義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滑按楚語王孫圉云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下生也韋昭謂即雲夢之藪故孔傳據以爲言非必貢當時驗之傳出魏晉間人手此又一證矣金者金三品也木者柁榦栝柏楛也竹箭者籥箛也周禮曰藪以富得民雲夢之藪富矣哉

古矢筈之材有竹有木竹二一爲揚之篠一爲荆之籥箛也木二一爲荆之楛一爲冀之蒲也左傳宣十二年晉厨子曰董澤之蒲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是蒲柳亦中矢筈禹時在甸服故無貢

三邦底貢厥名

呂氏曰凡柁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渭按底貢厥名與錫貢意相似但揚豫所言止一物而此則爲物甚多故列其所須之名而使致貢於京師經

所以異其文曰底貢厥名也

林少穎云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按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妘胡之筍鄭注云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故地歟渭按胡歸姓之國也漢志汝南汝陰縣故胡國杜預左傳注同今鳳陽府穎州西北有胡城廢縣是也胡國後為楚所并其初亦不可謂在楚旁禹貢為豫州之域去雲夢絕遠三邦當闕疑林說殊屬附會

傳云筍箝楛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皆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以此句專承三物恐非蘇氏曰三

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筍箝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賫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林少穎云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故使準其本歲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謂當貢之物準其名數易以輕賫正非作貢之本意也渭按林說良是且揚州貢木更多梁州貢鐵砮等皆重物也而路尤遠於荆何以獨不易輕賫乎呂說勝孔亦勝蘇灼然可從

包匭菁茅

釋文匭音軌菁子
丁反徐音精馬同

傳曰匭匣也茅以縮酒正義曰匣是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他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鄭玄以為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筐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朱子曰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吳氏曰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者以菁茅祀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篚前渭按水經注云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

酒見湘水泉陵為零陵郡治蓋此茅潔且芳異於他處所產宜縮祭祀之酒故特令包匭而貢之

孔傳截包字為句而謂即橘柚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此不須多辯只以左傳包茅二字折之足矣傳又以菁茅為二物曰菁以為菹茅以縮酒正義曰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藿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莫菁也莫菁處處有之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渭按呂氏春秋云具區之菁則菁以揚產為美未聞荊州味善也且菁為七菹之一何獨與縮酒之茅同其貴重鄭注此經以菁茅為一物符合左傳確不可易

鄭云甌猶纏結也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張子韶云安國謂甌為匣而礙於包故以包為槁柚康成以包為裹而礙於甌故謂甌為纏結余謂此物專供祭祀故以甌藏之又以複帕包甌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複帕包盤杆之屬則包甌之說終為孔鄭所惑矣渭按菁茅菁菁然華盛而氣更芬芳貢之者欲其色香不變故包而加以甌包在內甌在外也恐與複帕包盤杆不同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茵茵讀為縮束茅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注左傳用其說魏華父云古無灌茅之

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臆說也渭按周禮司尊彝曰醴齊縮酌注云以茅縮去滓也解縮字甚明仍不用先鄭祭前沃酒之說

茅氏匯疏曰蠻溪叢笑云麻陽包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揚雄曰瑯茅皆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苾苾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瑤人以社前者為佳名瑤銜草今辰常並出包茅山在麻陽縣東九十里靖州亦多有之渭按封禪書管仲謂桓公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其用不同恐別是一種易曰藉用白茅者是且江淮

之間謂淮南江北也其在古荊州域者今為德安
黃州二府地而未聞有異茅焉晉地道志亦不言
香茅有三脊荊州所貢殆非管仲之所稱也湖南
產茅處雖多終當以泉陵之香茅為正泉陵今永
州府治零陵縣及所領祁陽縣皆其地也
吳幼清云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底貢
其有名者舊以三邦底貢厥名屬上文箇籛梛非
是渭按孔疏云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吳說
本此審爾則經何不曰包匭菁茅三邦底貢厥名
乎其非可知

厥篚玄纁璣組

釋文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
馬同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

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
類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
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緹
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緹
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緹緇之間其六入者是
染玄纁之法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玉藻
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張氏
曰組此州所善織絳者吳氏曰玄染黑六入者七入
則為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為朱深赤矣
璣組以璣穿結為組也渭按玄纁之質蓋織也其不
言織者蒙徐玄織之文從可知也此州產璣善為組

故貫珠於組以獻珠不入筐貫於組故筐之璣組是一物當從吳說

沈氏筆談云古人謂幣為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曰為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緜緜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窺窺賴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今之用幣以皂帛為玄纁非也渭按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湛子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緜七入為緇鄭謂六入為玄合諸爾雅唯四入不知為何色吳幼清云四入為朱理或然也

璣珠之不圓者字書又云小珠也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蒼璧小璣李斯諫逐客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是亦為婦人首飾璣小而不圓故薛士龍云今荊州多蚌珠不足貴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玨而緼組綬此佩玉之組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此冠纓之組也天子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

寸長齊于帶此帶紐約之組也組之為用有三唯佩玉之組貫珠餘則否其制有珩璜瑀琚之名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擊璜而有聲也此州所貢正佩玉之組君臣佩玉尊卑有等故或用珠或用璣焉

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蘇氏曰寶龜不可常得有則納之若以下錫上者然不在常貢之例薛氏

曰大龜國之所守其得不時不可以為常又不可錫命使貢唯使有之則納錫於上林氏曰大龜至靈之物不可以求而得九江之地有倘而得之若豫且者則使之納錫於上錫者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錫同意重其事也陳氏標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吳氏曰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故於貢包篚之外別出此條邵氏曰前知神物大疑是稽重其事必異其禮書法云乎哉孔傳云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林少穎云如此則何以異於錫貢薛說為當然東坡已先得之不待薛也龜策傳曰神龜生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

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與常供無異食貨志曰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則王莽制也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此令殆規摹納錫之意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楚語王孫圉曰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錢二百一十六元龜卜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蓋商周之際以龜貝為幣元龜一直大貝二十是謂十朋之龜虞夏以龜神物而不為幣

非財貨比故重其事曰納錫也

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龜與格人並稱尊之至矣箕子所陳洪範大禹之法也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逆猶可以作而龜逆則必不可以作古人之信龜篤於信筮故史蘇有筮短龜長之說邵氏云重其事必異其禮此意先儒所未及按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則拜受之受大龜之錫當亦用此禮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釋文逾羊朱反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正

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王氏曰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曾氏曰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期便事而已渭按江北之地可徑浮潛漢而江南則必由江沱以入潛漢江沱潛或由或否漢則其所必由者也

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逾洛則必沂山源而上其惟丹水乎漢志弘農郡丹水縣下云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師古曰鈞亦水名按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有丹水故城南去丹水一百步縣西有析陽故城本漢析縣也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

山東北至鞏入河

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治即漢上洛縣也洛南縣亦上洛地鞏縣今屬河南府

水經

注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

商州志秦嶺在州西八十里其地有閭曰

息邪閭丹水所出

東南流與清池水合

水出東北清池山

又東南逕其縣

南楚水注之

水出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此

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

和山

左傳哀四年楚人謀北方司馬起豐析以臨上洛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杜預曰上洛縣東有菟和山今商州南百四十里有倉

野又東南逕商縣南歷少習出武關

應劭曰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左傳哀四

年楚左司馬使謂晉陰地大夫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下析酈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析縣西一百七十里按今商州東有商洛廢縣即漢商縣也商南山陽鎮安三縣亦商縣地武關在州東一百八十里又東南流入白口歷

其戍下又東南浙水注之

水出析縣西北盧氏縣大嵩山南流逕修陽故城北又東逕析縣故城北

又東南逕三戶城又逕丹水縣

春秋之白羽也又歷其縣東南流至丹水縣注于丹水

故城西南

故城西南

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所戍春秋之三戶也今內鄉縣西南有三戶城

又東南流

至其縣南

水南有丹崖山頽壁霞舉

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

城在今南陽縣

西南百里本漢析縣地

又東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

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

之地六百里即此裴駟曰有商城在於中故曰商於杜佑曰今內鄉西七里

有於村亦曰於中 丹水又南合洧水

洧音市若切蓋洧

謂之淝口

均水注云均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東南流逕其縣下南逕南鄉縣又南與丹水合又

南逕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洧水洧水又南流注于洧水謂之洧口按今南陽府浙川縣東北三十里有順陽故城本漢淝縣之順陽鄉也此注洧亦誤

為渭按洧水注云洧水自武當縣城東

城即今襄陽府均州治

又

東南逕涉都縣東北

本筑陽縣之涉都鄉

均水於此入洧謂之

均口在今穀城縣界均鈞同或从水作洧韻會均

字下云隋置均州取洧水名之是洧即均也史承

水經之誤曰洧口晉桓温伐秦水軍自襄陽入洧

口至南鄉是也或又曰洧均口齊陳顯達攻魏馬

圈軍入洧均口是也楚通少習漢入武關皆在丹

水之旁而南朝北伐其舟師必由均口而進可見

為南北水陸之孔道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冢

領亦秦嶺之別名丹水出其東南洛水出其東北

中隔一嶺陸行當不甚遠禹貢逾洛之道計無便

於此者以今輿地言之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

均口沂丹水而上經浙川南陽內鄉抵商州導源

之處越冢領而北浮洛水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

偃師至鞏縣以達于南河此荊州之貢道也

自漢逾洛之道黃文叔云舍舟陸運出汝葉金吉

甫云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踰山路入洛今按陸

行出汝葉則必更天息女几嵩少輾轉諸山中崎
 嶇二三百里貢道必不由此丹河即丹水白水河
 蓋謂洧水是兩道洧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沂此水
 而上亦可逾于洛然洛水在縣南五里洧源北去
 縣百五十里宋元嘉中伐魏龐季明柳元景皆從
 山谷中度軍出盧氏不聞有水道洧洛之間陸運
 百五十里殊費民力唯丹水為自楚入秦之捷徑
 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

唐書崔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
 至商州自商饒山出石門北抵藍田
 可通輓道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竟不通按此亦用丹水而欲鑿
 山為輓道直抵藍田即令其道得通而傷財害民與逾洛之事大不侔矣

或問底柱三門之險古今所同患荊豫及兗青徐
 揚與冀之東北境貢入帝都必由南河經底柱將
 若之何曰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
 里為陸運以避其險疑禹時亦用此法貢物輕約
 易齎與漕穀不同避險從陸而改舟以達平陽無
 難也然底柱初析闕流之害除或不若後世之險
 絕亦未可知

禹貢錐指卷第七

然亦未可味

漢書地理志云荆山在荊州之南

是齊與魯邊不同極劍於荊山

里無越山以經其劍

崇之南曰魯

禹貢錐指卷第八

德清胡渭學

荆河惟豫州

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曾氏曰臨沮之荆山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荊州渭按荆山已見荊州河南河也後同其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荆山主南言傳不當兼西亦猶青之岱主南言不當兼西也

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荊州蓋荊豫二州禹貢以荆山為界爾雅則以漢水為界故郭注豫州云自南河至漢也禮記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注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鄭

注云荊州域則二州又似以江為界矣以為殷制則與爾雅不合以為周制則與職方不合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澆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之域唯波澆可疑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釋文播音波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澆音側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今按滎即滎澤至周而已導為川故曰其川波則別是一水非滎播也水經澆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霍陽故縣在今汝州東南二十里霍山下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澆其水南逕蠻城下又南

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澆水澆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蓋洛別百答之外又有此波水道元以為豫州之浸浸可以為陂灌溉者也章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為遊獵之所澤水出狼臯山東南流合溫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澆水入汝此即波澆之波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澆鄭違其義非是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澆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澆水杜預云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

經注澆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湫西縣西又東
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除
道梁澆謂此水也又南流注于湏澆水流短湏水
出蔡陽縣大洪山一名清發水東南逕隨縣至安
陸入于沔澆既合湏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澆蓋
即湏也豫州南界至漢殷時已然周人因之呂氏
春秋云河漢之間曰豫州澆水在漢北其為豫浸
又何疑焉周無梁州賈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
梁州之地豫所兼者當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北岿
冢之東以華為豫鎮漢為荆界知之其王制所言
不過言南河至江江至衡山之道里耳鄭以為豫

荆二州之域恐非記者本意邢氏爾雅疏云豫州
自南河至漢職方與此同可以證殷周之荆豫皆
以漢為界而不以江為界矣

豫州有古太皞祝融之虛及帝嚳成湯所都虞

管蔡郤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祀宋焦申許蓼

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

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川碭郡潁川

南陽

東境北境是南郡北境是漢復置豫州

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郡弘農之地則屬司隸陳

哀十七年楚子穀曰武王克州蓼即此一作廖漢志南陽縣故廖國昭王娶于房後漢志汝南吳房縣故房國楚靈王所滅滑鄆都穀鄧賴項頓胡江黃道

周語內史過曰

後舜

左傳

留濟陰之地則屬兗州

後漢為司隸

治河陽

豫州

治譙領郡國六

魏因之晉分置

司州

領郡十一豫州領郡國十

唐為都畿之河南府

洛州 陝郡

臨汝

汝

滎陽等郡河南道之陳留

汴

睢陽

宋

濟陰

郡

毫

潁川

許

淮陽

陳

汝陰

潁

汝南

豫

等郡山南東道

之淮安

唐

南陽

鄧

襄陽

襄

漢東

隨

武當

均

等郡及河

東道之弘農郡

號

按以上通典所列濟陰之乘氏

當往屬兗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當往屬荆又

有當來屬者兗域靈昌之匡城梁域上洛之上津

東境廢長利縣地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

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

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

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州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

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

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

北境皆古豫州域也

豫之南界亦判自南漳縣之荆山西起保康歷宜

城棗陽及隨州之北境故隨縣地

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入荆域

又東

為信陽羅山皆與荆接界處也詳見荊州

豫北濱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華陰雍域也按

職方豫州山鎮曰華山通典云即今華陰郡山連

延東出故屬豫州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

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

也豫之北界由華山而東為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汜水河陰滎陽滎澤又東北為陽武延津皆在南河之南

陽武自元時河從原武決而東南流始為河北地

又東

北抵濬縣大伾山冀兗豫三州之交也

豫東接兗徐揚三州之界自封丘而東為長垣東明又東為考城定陶曹縣城武單縣與兗接界又南為夏邑永城亳州潁州又東為潁上蒙城皆在淮北與徐接界自潁州以西為商城息縣真陽踰淮而南為信陽與揚接界

豫西自閿鄉以南為盧氏鄖縣及鄖西之東境故鄖縣地與雍梁接界豫居中央為輻輳之地接界

者七州唯青為兗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釋文瀍直然反澗故晏反渭按洛漢書作雒

傳曰四水合流而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

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

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

南入洛

城志作成潛志作替

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傅氏曰

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序水之次第此

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渭按漢上洛縣即今陝

西西安府商州治盧氏新安二縣今屬河南府穀城

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

孔傳云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
出河南北山與漢志異正義既引漢志又為之說
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豕領山在上洛縣境內澠
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替亭北此即河南境內之北
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滑按漢陸渾盧氏
南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
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
安龜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龜池流同
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
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於河南穀城亦本二縣
魏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

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縣地也穎達嘗云孔為武
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而其言如此豈西漢孔
博士之所為乎

林少穎云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
洛瀍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于江以
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
之大小相敵也傳同叔非之曰三水入洛而洛得
兼三水而為大顧謂之相敵可乎因以為伊洛瀍
澗乃治水先後之序甚善昔賈讓言大禹鑿龍門
辟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為害必甚略
與龍門相似故禹治此四水以伊為先伊既入洛

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漚澗故立言之序如此非以其水大小相敵也

漢志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雒過郡

一行四百五十里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內鄉水經注伊

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

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伊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世謂之鸞水按蔓渠山在今南陽府盧氏縣東南蓋即熊耳之支峰也括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

東巒山一名悶頓嶺今在縣東南百六十里元和志云伊水出鸞掌山疑即是巒山參考諸書伊水出盧氏縣熊耳山審矣縣志云熊耳雖有伊源之名而無流行之跡其實出於悶頓嶺之陽豈知古熊耳山盤基甚廣即悶頓亦

熊耳乎酈氏云即麓大同陵巒互別兩言盡之矣蔡傳據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以為地志言

出盧氏者非是大謬東北逕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今

縣西南七十里又東北逕郭落山又東北逕陸渾縣南有東亭故城

王母澗水注之水出陸渾縣西南山海經曰瀟瀟之水出於釐山南流注於伊水即王母澗也陸渾今為嵩縣又

北歷崖口下

崖口壁立若闕即古三塗山也杜預曰在陸渾縣南按今嵩縣西南十里有三塗山俗呼為水門逸周書武王

曰南望三塗左傳司馬侯以三塗為九州之險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是也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在

崖口北三十里許今嵩縣北有伏流城又東北逕伏睹嶺又東北涓水注之

水出陸渾西山又東北逕新城縣南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為縣又北

逕新城東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山海經曰大狂水之山其陽任水出焉東南流又北

逕高都城東城在今洛陽縣西南又東北逕前亭西左傳昭三十二年晉箕遺樂徵

取前城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前亭也又北過伊關中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

北流春秋之闕塞昭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以下蓋紀水之

漲滅也右壁亦有石銘云永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斬岸開石平通伊關按闕塞亦曰龍門山故傳毅反都賦云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關以達聰

也一名闕口山又名鍾山又東北至洛陽南逕員丘東又東

北入洛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伊陽屬汝州以伊水與嵩縣分

界洛陽界中皆伊水之所經也

漢志雒水出弘農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

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水經注洛水出京兆

上洛縣謹舉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謹舉之山洛水出焉東逕熊耳山北山在漢上

洛縣東北今為洛南縣地又東北逕盧氏縣故城南城在今縣東又東逕蠡

城南今永寧縣西有洛水廢縣即故蠡城也又東逕檀山南山在永寧縣西五十里又東北

逕宜陽縣故城南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又東逕河南縣南今洛陽縣

西北有河南故城周王城漢河南縣也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

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今偃師縣治即偃師故城古西亳也縣南二十

里有緱氏故城又東北逕鞏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又東北入于

河謂之洛汭劉昭曰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

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之所經也

近世乃過汜水縣北入河則洛口又移於東矣詳

見導洛

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謂王

城也我又卜澠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澠

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雒後漢志澠水

出河南穀城縣劉昭引博物記曰出替亭山括地志云故穀

城在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西臨穀水左傳定八年周大夫詹翩叛單子伐穀城即此漢置穀城縣魏省入河南縣自故縣西北又三十二里有穀城

山東連孟津縣界即博物記所謂替亭山也水經澠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

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

東入于洛注云縣北有潛亭澠水出其北梓澤中

歷澤東而南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替訛為舊亭

之處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灋水又東

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竭東注謂之千金渠也

渭按王城即邾邑漢為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

縣西北後漢志云河南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劉昭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邾山

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下都即成周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

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後漢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劉昭引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

南北九里元和志引華延雒陽記曰東西七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

縣居其中隋大業初營新都始移二縣於都城内金又省河南入洛陽古時澗水經河南

故城西入洛灋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東

灋水西為王城而灋水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

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

必入于灋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

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於此自河南

縣東十五里之千金竭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

而灋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灋不合澗亦不

過洛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

穀水注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

為死穀北出為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

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

湖以注灋水按曹魏明帝元魏孝文帝皆有太和

年號明帝之太和終於六年故方輿紀要謂穀水

入瀍經城北自元魏時始然瀍水出穀城山東南
流至王城東北而南入于洛周靈王壅穀使東注
勢必與之合韋昭云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是
也其元魏所決者磧北之湖水耳澗瀍之合實不
自元魏時始也

漢志弘農新安縣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池縣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水經

注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

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按新安無雒漢志
云澗入雒要其歸也其實澗東合穀至河南入雒

東北流歷函谷東
八特阪在今新安縣東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也舊與穀

水亂流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

俱東入洛矣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播冢林穀陽

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播冢穀水出焉東北流歷黽池

川亦或謂之彭池又東逕秦趙二城南世謂之俱利城者晉曰昔秦趙

瑟蘭相如令秦王擊岳處也又東逕土嶠北所謂三又東左會北溪溪水

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嶠黽括地志云秦新安故城在今黽池縣東

十二里又東逕千秋亭南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于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缺

門山廣陽川水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又逕白超壘南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又東會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東北流入穀又東逕函谷關南

東北流阜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逕函谷關西漢樓船將軍楊僕以家僮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

阜澗水又東逕關城東又合桑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

穀山桑爽之水出焉世謂之紆麻澗又東澗水注之自下通謂之澗水故

尚書曰伊洛漚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又東

波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謂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

瞻諸之山少水出其陰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今在新安縣東三十里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

隨之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謂之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又東逕穀城南又東逕河南

王城北地理志曰故郊鄆地也周定鼎為東都謂之王城其東南名曰鼎門又東逕乾祭門北按左

公二十四年子朝爭立晉使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注云王城北門曰乾祭此周靈王壅穀入漚之

故道也下文東至千金竭以下則東漢以後陽渠

九曲千金五龍諸渠之故道漚澗二水自此東注

而不復至王城東南入洛矣道元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竭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

堰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蓋魏文帝脩王張故績也逮於晉世溝瀆池壞

太始七年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又曰陸機劉澄之皆言城

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亦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瀆在河

南鞏縣西至洛陽傳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良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

至東陽門阮嗣宗詩所謂逍遙九曲間者也今按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五年為

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寫鞏川及渠成

而水不流張純傳建武二十三年為大司空明年

上時文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太子賢注

云陽渠在洛陽城南以酈注考之竭東穀水有二

道一在洛陽城北自臯門橋在城之西北潘岳西征賦曰秣馬臯門即此處東歷

大夏門北城之西頭一門故夏門也穀水枝分南入華林園東注天淵池又東注于秋泉廣莫門北城之

門故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脩亘東城之北頭一門即上東門也橋之右柱

銘云陽嘉四年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蓋

而至使中謁者馬憲監作其水依石柱文自樂道里屈而東出陽渠也

即王梁之所引道元所謂舊瀆者也一在洛陽城

南自閭闔門西城之北頭一門故上西門也陽渠水枝分入城東歷故金市銅駝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于陽渠南

歷西陽門

城之正西門故西明門也亦曰雍門

西明門

西城之南頭一門故廣陽門也

屈東歷津

陽門

南城之最西一門故津門也

宣陽門

南城之次西一門故小苑門也亦曰謬門

平昌門

城之正南門故

平門

開陽門

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建陽門也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又北逕東陽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洛陽溝青陽東城之南頭一門故清

明門東陽城之正東門故中東門也

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

注于洛蓋即張純之所穿洛水篇云洛水東過偃

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是也此皆周靈王壅穀

後歷代遞遷之水道非禹迹也

澗穀二源至新安東而合流自下得通稱古謂之

澗周室東遷謂之穀而澗之名遂晦周語靈王二

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

不可引共工伯鯀之事以為戒王弗聽卒壅之韋

昭注云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洛在王城之南穀

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

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

故齊人城郊壅之者壅防穀水使北出也郭緣生

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

洛鬪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穀洛鬪處酈

道元引韋昭語以折緣生之謬愚謂郭固失之而

韋亦未為得也穀水出王城之西而南合于洛水

者其故道也靈王時偶值暴雨大至兩川相觸如

格鬪然故謂之鬪非穀水本由城北入瀍而今忽

改道由城西入洛也使穀水本由城北而東入于

渥則洛誥何以指王城為澗水東邪且使穀水故
道果在城北則靈王壅之使北出是為復禹之迹
太子晉亦何為引共鯨防川之害以戒王哉此理
甚明不待多辯道元言靈王壅穀其遺堰三隄尚
存今亦不可得詳竊意此三隄者皆在王城之西
北當時堰穀水使東出於城北與渥水會折而南
歷城東至千金塢處又南入洛此蓋自靈王以迄
西漢穀水會洛之故道也何以知之以東漢作塢
於河南城東十五里知之也使穀水不由此入洛
塢何為在此乎道元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
石磧磧南出為死穀潁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

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死穀云者以其有瀆而
無水蓋即靈王壅穀後城西所存之枯渠矣方輿
紀要云自東漢引穀洛之水以通漕而渥穀非復
故道曹魏文明之世大營宮殿分引支流灌注苑
囿延及晉代川谷漸移及元魏遷都更加營治大
約時所務者都邑之漕渠而已隋大業元年改建
東都并河南洛陽而一之大變成周之轍

隋東都城
即今河南

府治前直伊闕之口後依邙山之塞自周敬王漢光武魏文帝
晉武帝後魏孝文帝皆都洛城至是西移十八里置都城焉

而通濟

之渠復起

隋書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
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於時又以穀

洛二水周市都城為急故復引穀南流以會洛從
城西遶城而南以達城東經偃師鞏縣之間而注

施洛口其於千金九曲之故迹又未嘗過而問矣

元和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宇文愷斜堤束令東北流形如偃月謂之月坡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瀍水在河南縣西北六十里西從新安縣東流入縣界又曰通津渠在河南縣南三里隋分洛水西北名千步磧渠者東北流入洛 渭按瀍澗

水道之變自東周始靈王壅穀使東出一變也東

漢引水為漕渠二變也魏晉引水灌苑囿三變也

元魏決湖注瀍水四變也隋煬引水市都城五變

也更此五變禹迹豈可復問韋廉諸人據後世之

水道以為禹迹而莫之辨恃有洛誥數言推得其

大略而已其穎容所言死穀抑亦古澗水歷王城

西之明證也

四水洛為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最小而其為害

三水不減於洛漢呂后三年伊洛溢流千六百餘

家魏黃初四年伊洛溢殺人民壞廬宅唐開元十

年伊水溢毀東都城東南隅咸通元年暴雨自龍

門毀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伊水之為害如此

禹所以先伊而後洛也澗水自穀洛鬪毀王城之

後至晉太始七年暴漲高三尺蕩壞二塌唐開元

八年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中人死者什七八畿

內諸縣田廬蕩盡十五年澗穀溢毀澠池縣此澗

水之害也瀍水源流自穀城山至故洛陽不過七

十里而其患亦甚開元五年瀍水溢溺死千餘人

十八年瀍水溺揚楚等州租船天寶十三載瀍洛

溢壞十七坊此漚水之害也計禹當日治漚澗之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正程泰之所謂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者也

滎波既豬

釋文滎戶局反波如字馬本作播渭按史記亦作播唯漢書作波

正義曰沈水入河溢為滎滎是澤名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渭按地理志沈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蓋即滎澤經所謂溢為滎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滎澤縣澤在其縣南而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者蓋滎陽故城在今縣西南班鄭據

以為言澤起縣北歷其東也

滎澤故城在今縣北五里隋置明洪武八年為河水所圯移今治

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過豬正義曰洪水之時比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壅遏而為豬不泛濫也閻百詩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書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證然安國解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為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以周官爾雅為口實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為濟之溢流一為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

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
且鄭注職方其浸波讀為播引禹貢滎播既都仍
當作播證一賈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
證二史記索隱引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陽人猶
謂其處為滎播仍當作播證三山海經婁涿之山
波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本波作陂郭璞
云世謂之百答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
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
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惟此
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為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
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

豬為澤乎非屬波水證三百詩此論精覈吾無以
易之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即滎播
固非詳見上文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
中隔大山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既豬經無此書法
也以滎波為二水終無是處

滎澤鄭康成杜預竝云在滎陽縣東京相璠云在
縣東南未審孰是今滎澤縣南相傳為古滎澤左
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即此也元和志滎

澤在滎澤縣北四里恐誤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
里今治與隋置皆在其東北故此澤舊在滎陽縣
東隋唐至今則在滎澤縣南也自東漢時已塞為

平地故周徑里數志家莫能言之不知其大小幾何正義曰馬鄭王皆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今左傳本作滎澤字从火不名播也鄭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而多得名耳渭按衛狄戰地或河北自有一滎澤如魏獻子之所田別是一大陸非禹貢之大陸亦未可知如謂經之滎播跨河南北則導沅何以言入于河溢為滎邪

導荷澤被孟豬

釋文導音道下同荷徐音柯又工可反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豬張魚反後同孟豬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師古曰盟音孟

正義曰地理志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顏氏曰言治荷澤之水行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林氏曰荷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弱水之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此乃屬豫者周無徐徐并於青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豬金氏曰自荷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王氏樵曰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渭按此治陶丘復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定陶今屬山東兗州府之曹州其

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丘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典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云孟諸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今在商丘東北接虞城界也

孔傳云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定陶孟豬在山陽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

也傅同叔爲之辯曰許氏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百詩云傅氏引說文分別菏水與菏澤所在不同班許二氏殊塗同歸余因悟僞孔傳出說文後菏澤在胡陵正本說文來但遺一水字書出魏晉間

又得一證渭按水經濟水東過方與縣北為河水
注云荷濟別名也漢方與縣今為魚臺縣胡陵故
城亦在焉縣北之河水正說文所云在胡陵者也
詳見徐州

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荷乃荷字之
誤師古曰荷音和非也括地志荷澤在曹州濟陰
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縣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
陂近志荷澤在曹州東南三十里接定陶縣界荷
山在州東三十里以近荷澤而名荷水源出於此
說本寰宇記蔡傳曰濟陰縣南三里有荷山故名
其澤為荷澤渭按荷澤為濟水之所經其所鍾者

即是濟水謂源出荷山妄也山以澤得名非澤以
山得名也傅氏云導荷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
被之於南亦誤魚臺之水東合泗以注淮不入孟
豬經所導者是定陶之澤水於胡陵之枝流無涉
也

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豬左傳
僖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文十年
宋道楚子田孟諸杜預曰宋大藪也水經注云尚
書曰導荷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東北闕駟十
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
乃覆被矣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為渚臺蓋

澤中有臺也。渭按今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丘縣界。即此。爾雅水草文曰麋，麋古渚字。臺蓋以孟諸之麋得名也。自元至元二十三年以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黃河衝決，禹迹不可復問。然余考漢書梁孝王傳，築東苑方三百里，則孟諸澤皆在其中矣。孝王大治宮室，臺榭陂池，高高下下，澤形盡失。故酈元於睢陽故城，絕不言孟諸，而敘臺池甚詳。蓋澤之畔岸蕩夷，無存久矣。元和志云：周迴五十里，亦彷彿言之耳。王明逸云：孟諸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渭按左傳宋道楚

子田孟諸，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事皆在冬。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事在春正月。周之冬自八月始，正月為夏之仲冬時。方水涸，故其地可田，可戰。凡澤藪皆然。孟諸當水發之時，亦自淼漫。禹導荷澤以被之，蓋因地勢之便，非以孟諸常淺涸能容水也。

豫西南之水有丹洧，皆入漢東南之水有汝潁，皆入淮，亦名川也。而禹功曾不一及。蓋其時不為害耳。孟子言決汝而經絕，無其事。不知孟子於此何以獨多誤竊。謂此文當云禹疏九河，滄濟漯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則字字與禹貢相符矣。

禹貢金封卷第八
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
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
西偏之水莫大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
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導荷以防濟之氾濫而豫
州之水土悉平矣傅同叔云伊洛瀍澗橫流浩蕩
滎澤承其害故禹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後次
及於滎荷此說非也今按自滎澤河口以至南陽
縣西有敖鄆浮戲陽城嵩高少室轆轤鳴臯三鷗
諸岡嶺東西隔絕四水橫流不能東入爲害禹治
豫先西而後東亦以四水之患最急而滎荷差緩
故耳傅氏不諳地理輕於立說且自喜謂禹之規

畫如在吾目予不可以無辯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釋文壚音盧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也顧
氏臨曰玄而疏者謂之壚王氏炎曰下土下等之土
也壤則爲沃墳壚則爲瘠金氏曰其壤者無塊而柔
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疏如今轆轤之溇淖汜關
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渭按冀州疏云豫州直言壤
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釋名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呂覽云凡耕之道必
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也壚本作盧後人於旁
加土耳墳壚是二種金說較密若以爲一則與充

土之色黑而墳起無別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臬絺紵

釋文紵直呂反

顏氏曰紵織紵為布及練也林氏曰職方氏豫州其利漆臬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則貢之者時豫州在畿外故為貢推此則知冀不言貢之意吳氏曰紵麻屬茅氏曰豫貢略與充似蓋二州皆近冀冀甸服專供粟米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食服器用次之珍幣又次之

周禮豫州之利曰林漆其地有在畿內者故漆林

之征載師掌之其征獨重則漆多而利厚可知貨

殖傳云陳夏

音

千畝漆陳謂陳縣夏謂陽夏竝屬

陳國李肇國史補云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亦以其地產漆故耳寰宇記云宋州產漆陽夏襄宋皆古豫域也韓非子述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此雖寓言非實事然當時充既貢漆而豫又貢之則漆之為用亦廣矣彤鏤之器實始於此文明之運將啓聖人因時以立制非所以導奢而致畔也詩陳風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璣草木疏云紵

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注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陳鄭皆豫域紵固其土宜也迨晉世有白紵舞江左歌辭極狀舞衣之精妙則吳地亦貴紵矣延及唐時通典言貢苧布者宣常湖吉素郢復岳柳朗凡十州皆荆揚之產陸璣所謂一歲三收者矣此古今風土之變也

林少穎云顏師古謂織紵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蔡傳取之渭按葛成布有絺綌之名紵成布無他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布也練傅氏集解引顏注作練說文練布屬从糸束聲唐韻在魚部音所菹切韻會云練綌屬後漢禰衡著練巾今漢書注既作練而文苑傳又作疎皆字之誤也當從傅氏

厥篚織纊

釋文纊音曠渭按纊史記作絮

林氏曰織與纊二物也吳氏曰纊綿也渭按織亦繒也徐色玄荆色玄纁此不言色者五采具備猶土非純一色不得言色也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挾纊或作統小爾雅曰纊絮之細者

圈稱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渙水縣北有睢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任昉述異記云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地多文章故名績水漢志陳留襄邑縣有服官故曹洪與子桓書曰遊睢渙者學藻績之采左思魏都賦云襄邑錦繡襄邑今睢州屬歸德府自古號為文章藻績之區則織具五采可知也接近志府界所出有漆有臬有綌有綿則豫之貢篚大半出於宋又不獨藻績為工矣

孔傳云績細綿是以織為細也按絮之細者曰績不聞績更有麤細之分且貢綿必細何待言織織

績為二物無疑疏引喪大記屬績注以績為新綿尤可笑績只是綿曰細曰新皆贅辭也招魂曰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晉陽秋曰有司奏調睢陽綿元和志宋州出黃綿豫產也莊子云宋人有世世以汧澠統為事者是亦宋地出綿之一證魏都賦綿績房子劉逵注云房子出御綿縣屬常山郡斯為冀域而非豫矣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林氏曰揚子雲云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賴此以為用也荊州之礪砥所以治刀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磬錯與橘柚皆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先

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施博士說云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此立言之法也渭按此石不獨治玉磬徐貢浮磬未成器亦須此石治之

金吉甫云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錯鑄鐵為之今鑪是渭按說文鑪錯銅鐵也韻會云即考工記注曰摩錮之器然則鐵與石皆可為錯而鑪則所以錯銅非治玉石之具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玉錯亦唯以石為之不用鑪也但豫產或精細堅利特宜於磬故錫命貢之耳

浮于洛達于河

林氏曰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蔡氏此例諸州略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概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為禹迹故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隧亦僅見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汜水耳汜水出浮戲山北流逕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鄭地之舟或當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自南而北非浮於汝潁不可鴻溝未開汝潁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今按酈道元云汝水出魯陽縣之

大孟山其西即盧氏界也大孟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巒山一名悶頓嶺者在縣東南百里伊汝二源相去甚近其間必有可逾之地陸行若干里浮伊入洛度亦不多也然則經曷不書逾曰貢紀其大略州境廣遠間有小小絕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得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略而不書此等當以意會也

禹貢錐指卷第八

禹貢錐指卷第九

德清胡渭學

華陽黑水惟梁州

釋文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曾氏曰華山之陰為雍州其陽為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為畿

周禮注畿限也

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薛氏曰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也渭按華即西岳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詳見導山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為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

不可得通唯韓汝節疑梁州自有黑水為界與導川
之黑水不相涉而不謂薛士龍已先得之蓋古之若
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
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
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二也水
經注自朱提音殊至蒲北楚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水
至楚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
朱提楚道其為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斷從薛氏以
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姚州本漢弄棟青
蛉遂久三縣地弄棟屬益州郡青今為雲南之姚安府宜
賓本漢楚道縣隄為今為四川敘州府治

孔疏云周禮職方氏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
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州
境也竊謂職方九州之山川與禹貢不同雍既有
嶽山為鎮故華屬豫今以禹貢之太華為豫州山
彼兗之鎮曰岱亦將以禹貢之岱為兗州山乎其
不可也明矣蓋境上之山非一州所得專青徐共
是岱荆豫共是荆而太華則雍梁豫共之華北為
雍華南為梁華東為豫豫雖不言西界觀雍梁可
見也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
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此言實獲我
心然冀境三面距河華山在河外冀又與三州微

別耳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
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即禹貢之華陽也水
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負三百仞武
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
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
驪之乘以獻周穆王又曰洛水枝流自上洛縣東
北出為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
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見第四卷河水渭按周禮豫
州鎮曰華山杜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
父正所謂連延東出者乃西嶽支峰古通謂之華

山

夸父山在今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

桃林在夸父北寔華山之陰

山海經曰夸父

山其北有桃林杜預注左傳云桃林在華陰東即潼關也

而陽華在夸父西南今洛南縣

東北故以為華山之陽秦魏冉同父弟芊戎封華
陽君昭王立太子愛姬為華陽夫人皆此地又按
呂氏春秋九藪有秦之陽華在今華陰縣與洛南
接界縣志云西南之甕谷為商洛徑道入谷五十
里至甕嶺東轉為華陽川即古陽華之藪也蓋藪
因山而得名山藪並在華山之陽正禹貢之華陽
或謂今洛南商南二縣當屬豫非也

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苻入繩

今黎

大所南有旄牛故城即漢縣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工鈞反

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徼

外東至棘道入江行千四百里

雋先慈反今建昌衛治即漢越雋郡邛都縣也遂又

蜀漢改屬雲南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

為若水

司馬相如傳曰略定西南夷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又曰關沫若是若水故有關也

山海經曰南

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

泂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為諸侯

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

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

漢志鮮水出旄牛徼外南入若水

又南逕越雋

邛都縣西

有雋水漢武帝置越雋郡治邛都縣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縣故邛都國越雋水即繩若矣又有温水冬夏常執昔李驥

敗李流于温水是也按此温水源流不遠非漢志牂柯鐔封縣下之温水東至廣鬱入鬱者金吉甫謂漢志以瀘為温字從省誤非也邛都唐為雋州越

雋縣今建昌衛四川行都司治領營四會川鹽井冕山越雋

又南逕大柞縣入繩

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

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逕髦牛道至大柞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

又南逕會無縣

元和志會川縣北至雋州三百

七十里本漢會無縣也今為會川營地

與孫水合

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即此又

南至會無入若水也漢志臺登縣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里元和志雋州臺登縣正南微西至州一百七十里念諾水本名繩水流入瀘水在

縣西北七百里自羌戎界流入長江水本名孫水出縣西北胡浪山下今冕山營東北有孫水

繩水南逕雲南郡

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

縣本屬越雋蜀漢建興三年分益州永昌置雲南郡以遂久來屬蜻蛉水出

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又東注于繩水漢志蜻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

又逕三絳縣西

三絳一曰小會無

又逕

姑復縣北

對三絳縣

淹水注之

淹水出遂久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按漢志會無

臺登遂久蜻蛉三絳姑復並屬越雋郡

又東與毋血水合

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

行五百一十里母音無

又東涂水注之

漢志牧靡縣南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

途音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

後漢書建武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

擊西夷反者棟蠶度瀘水入益州郡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棘道入江在今雋州南

朱提山名應劭

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

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

尋廢諸葛亮南征復置自陳

已來不復廢屬隋開置恭州唐改為曲州元和志云曲州南北四百里東西七百里窮年密霧未嘗覩日月輝光樹木皆衣毛深厚時時多水溼晝夜沾洒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唯夏月頗有蝮蛇土人呼為漏天也

郡西南二百里得所館堂琅

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按後漢志無堂琅蓋省入朱提也劉昭曰朱提縣西南有堂琅山多毒州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

百步深十數丈

晉明帝大寧二年李驥等侵越嵩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驥軍大敗追之

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

兩岸皆山高數百丈瀘峰最為高秀孤高

三千餘丈

是山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

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

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自朱提至楚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

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

嶮如此也若水逕越嵩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

馬湖縣今為四川之馬湖府

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

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

亦咸言至楚道入江

華陽國志云楚道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嵩

正是異水沿注

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今按府縣圖志若

水在建昌衛俗名打沖河自冕山營西徼外

營故寧番衛在

建昌衛東北

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

合

營在衛西元和志嵩州昆明縣東北至州三百里本漢定笮縣也出鹽鐵夷皆用之漢將張嶷殺其豪率遂獲鹽鐵之利鹽井在縣城中取鹽

先積柴燒之以水洗上即成黑鹽凡言笮者夷人於大江水置藤橋謂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橋處笮與笮同

金沙江

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石下南流漸廣本名

犛水後訛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

安府北即鹽井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

營南通典會川縣有瀘水五月渡瀘即此又東至東川府西折

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

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大江雲南無水路行者以為艱唯由蜀浮

隆慶時屢議開通而不果行至天啓時安酋倡亂貴陽道阻復議開通按察

使莊祖誥議云自金沙江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刺鮮至廣翅

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躋岸纜空舟以行又

歷直勒村罵刺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疊繫江中舟

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踏照亂得頭峽刺鮮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

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湍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

二山頽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蠻夷司地

又歷黃郎木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

江水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教化巖為馬湖府

地又歷洩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其說甚詳晰然是時明運將

終救敗不暇徒鹽井營東南蓋即漢大苻縣界繩若合

託諸空言而已

流處若為建昌衛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之

金沙江也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

雍州之黑水

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馴黑劉熙釋

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為盧漢中山

盧奴縣有盧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

盧水為黑水之切證也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即居

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

云瀘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酈元引益

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

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

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元和志云雋州西瀘縣東北至州二十七里本漢邛都縣地瀘水在縣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蓋即曲羅舊出之瀘水也考其源流不出漢越雋犍為二郡界而杜氏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瀘水即黑水也程大昌金履祥之說皆出於此樣濞水見唐書在今大

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即葉榆河也出大理鄧川州點蒼山匯為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今按水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葉榆初無黑水之名也何以知為黑水之源其經流則自邪龍縣東南流逕滇池縣南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麋泠縣入海此與會川相去懸絕並不合繩若入蜀江安得謂樣濞水東南出會川為瀘水即滇池縣北所祠之黑水哉杜說非是又按水經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漢武

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
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倉津其水東北流
逕不韋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北注瀘津
水然則此蘭倉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也若今
之所謂闌滄江元人指以為禹貢之黑水者則東
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絕無交涉影響附會之
談殊不足信

漢志滇池澤在滇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志縣
北有黑水祠或以為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
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
所在而能言之矣竊謂此祠蓋彼中相承已久黑

水即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滇
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
教阻絕故尚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
而下尚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語云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又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端也
杜佑以漾濞水經會川縣者為黑水樊綽以麗水
合瀘若江者為黑水程大昌以西洱河貫葉榆澤
者為黑水元人則以闌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為黑
水而明李元陽引張立道之事以為證此皆轉相
附會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非實有所驗也以是
為雍界之黑水吾不敢知如謂梁界之黑水亦即

斯川則梁州奄有雲南極於交趾以一州而兼數州之地何至若是之廣遠此可以理斷之而信其必不然者也詳見導黑水下

梁州之黑水自繩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焉漢志符黑水出犍為南廣縣汾關山北至犍道入江一也

符黑水者符縣之黑水也一名南廣水水經注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

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二也又

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通典扶州尚安縣有黑

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嶺山三也在今陝西文縣近志疊

溪營城西北有黑水即古翼水源出黑水生番東

南經茂州至安縣入于羅江四也又崇慶州西北

有黑水入江元大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溪石皆黑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云顧野王撰輿地志言黑水至犍道入江與禹貢不合蓋謂其不入南海是為異耳而薛士龍以為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顧書不傳未知然否按南廣水在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郤蠻部自豕蛾夷固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而流狹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千古卓識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將以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韓氏復舛謬至此也

殷有徐而無青營即青也周有青而無徐青即徐也青徐二州迭為有無獨梁則二代皆無之其故何也余按武王伐紂誓于牧野諸侯會師者稱之曰友邦冢君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則稱之王者正義曰此皆西南夷也通典曰梁州當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賓彭濮之人由是觀之殷周之世梁地大半變於夷故此州遂廢先儒多言梁併於雍唯賈公彥云雍豫皆兼梁地而林少穎又云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為荊州川則荊亦兼梁地此言尤為精核蓋殷周之荊豫皆以漢水

為界梁州之地自嶓冢以東分屬荊豫而嶓冢以西則雍兼之其地皆為蠻夷雖併於雍而禹貢梁州之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元明以來之土司簡其政令寬其賦斂以柔擾之使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終殷周之世梁州不復置也

史記黃帝之子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索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帝子所封必不在九州之外至唐虞時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皆禹迹之所及殷季武王伐紂八國來從蜀何嘗不通中國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蜀始

通中國非也二代所以不置梁州者蓋以其地僻
在西南隅亂則先畔治則後服故以雍豫荆三州
分攝其地而不必特建一牧以治之損益隨宜先
王因時立政之道也

梁州有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玄囂昌意所封
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
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麋褒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
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隴西
南境內史南境漢改置益州領郡八漢志云改梁曰益魏分置梁州晉
初因之益梁二州並領郡八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領郡四唐為
山南西道之漢中梁州洋川洋州通川通州潯山渠南平渝

清化巴始寧壁咸安蓬符陽集巴川合河池鳳順政興

益昌利等郡山南東道之房陵房南賓忠南浦萬雲

安夔等郡劔南道之蜀郡益唐安蜀濛陽彭德陽漢

通義梓梓潼梓巴西綿普安劔閬中閬資陽資臨邛邛

通化茂交川松越雋雋南溪戎遂寧遂仁壽陵犍為嘉

廬山雅瀘川瀘陽安簡安岳普江源當陰平文同昌扶

油江龍臨翼翼歸誠悉靜川靜蓬山柘恭化恭維川維

雲山奉和義榮盛山開南充果洪源黎雲南姚等郡又

京畿之上洛商安康金隴右道之武都武同谷成懷道

宕合川壘黔中道之涪陵涪南川南等郡按以上通典

所列雲南涪陵南川三郡乃梁南徼外蠻夷不在

九州之限其雲安之建始縣當往屬荆上洛之上
津東境廢長利縣地當往屬豫而黔中寧夷涪川
播川夜郎義泉漆溪七郡列在荆域者雖附近蜀
江之南亦係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
言之陝西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
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
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
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
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之江
北諸州縣松潘衛壘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
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其遵義府永寧衛及東

川烏蒙鎮雄故烏撒三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唐於

昆明之弄棟川置即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待
言矣

梁北自洛南商州鎮安並屬西安府以西為洋縣城固褒

城鳳縣並屬漢中府兩當徽州成縣並屬鞏昌府及唐宕壘二州

之地北與今岷州洮州二衛接界衛屬臨洮府又西為西傾山南唐松州徼外

羈縻之地貞觀二年於松州置都督府督羈縻二十皆與雍接

界其間大山長谷遠者或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

華竦峙長安之南有子午道直達漢中岡巒綿亘

歷盤屋音周至武功郿縣為太一山亦名太白山駱

谷斜谷之口皆當其地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

之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為南山漢中指此為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寶雞西南為鳳縣即漢故道縣屬武都郡縣東北大散嶺與寶雞分界嶺上有大散關當秦隴之會扼南北之交雍梁有事在所必爭又西為徽州州東南有鐵山懸崖萬仞劉子羽曰蜀口有鐵山棧道之隘是也州西有木皮嶺甚高險唐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又西為成縣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皆在仇池山北北兵攻仇池必由此入又西為洮州衛之西傾山山東北去衛四百餘里屬

雍州其南則屬梁州所謂西傾因桓是來者也以上諸山皆隴蜀之阨塞西傾與華陽東西準望相直曾彥和云梁北雍南以華為畿不兼言東最得經旨而林少穎以為華山在梁雍之東當云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畿夫兼言東則不足以該其西是謂欲密而反疎林氏蓋習聞西南距岱之說而不知其非故有此論

梁東自洛南商南以南二縣並屬西安府為鄖西之西境故

上津縣地上津唐屬商州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北一百十里又南為房縣鄖西房縣並屬鄖陽

府與豫接界又南為竹山縣屬鄖陽府又南為巫山縣

屬夔州府與荆接界

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蓋大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即黑水則梁左之南鄙亦當以此水表界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曷不界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行至敘州始折而東苟界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外矣故言黑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該右界也

梁西自西傾山歷唐羈縻州以南為當州奉州柘

州又西南為始陽鎮又南為雅州黎州又西南為
雋州皆與蠻夷接界今松潘衛威州天全六番招
討司雅州黎大所及越雋冕山營之北境鹽井營
之西境是也唐當州在今松潘衛西南三百里州

治通軌縣隋志縣有甘松山

元和志云甘松嶺在嘉誠縣西南十五里

唐開元

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即此也

赤嶺在今陝西西寧衛界

奉柘二

州在今疊溪威州之西奉州西七十里有的一作瀘博

嶺韋臯嘗分兵出此圍維州柘州西北百里有大雪山一名蓬婆山杜甫詩已收瀘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是蓬婆又在瀘博之西也威州北有

高碛山

山上有薛城廢縣唐維州治亦曰姜維城

邊略云自松達茂不三百里

夷碛碁布山巖如蜂房宋史有碛門元有碛門宣

撫司即今天全六番招討司也蓋夷碛起自松州

訖於始陽故謂之碛門矣

廣韻無碛字不知其音今按後漢書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

至十餘丈為邛籠注云今彼土夷人呼為彫也蓋碛本作彫後改从石作碛耳音當與彫同

唐雅州治嚴道縣

領羈縻吐蕃四十六州黎州治漢源縣管羈縻州

五十七並蠻夷部落寰宇記云雅州西去大渡河

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空不知里數

黎州西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

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

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菽

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緘負而至皆旄牛徼

外蠻夷也舊州即今建昌衛通典云南至姚州界

五百六十里西至磨迷生蠻六百六十里昔司馬

相如略定西南夷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橋孫水

蓋皆在此地矣

岷嶓既藝

釋文岷武中反嶓音波徐甫何反章音播渭按岷史記作文後同

傳曰岷嶓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王氏

炎

曰江漢發

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汜濫二山下其地有

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渭按此

江漢滌源之事地理志云嶓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

外江水所出

嶓古岷字縣有蠻夷曰道

今四川松潘衛即漢湔氐道也

山在衛西北後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州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也詳見導山

貨殖傳卓氏之先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地理志云巴蜀廣漢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溝洫志武帝拜張卬為漢中守通褒斜道以漕致漢中之穀蜀志法正說先主取漢中廣農積穀以觀釁然則岷嶓二山之下實膏腴之地宜於播種民食皆仰給焉故經特書藝

禹暨稷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治水與教稼相為表裏書作書藝而稷之功見矣

沱潛既道

正義曰鄭注梁州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又云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見荆州疏渭按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此即今之郫江郭氏所謂沱也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當作復與沱同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元和志云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

里潛水所出此即郭氏所謂潛也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漢壽晉改曰晉壽其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綿谷亦晉壽地今為廣元縣

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古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

都之中溝洫志同注引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

流江也隋經籍志有益州記三卷李氏撰而無杜預之書李氏者李膺也字公侑梁益州別駕初學記引任豫益州記曰郫江者大江

之支也亦曰涪江亦曰湔水在蜀與洛水合又劉逵蜀都賦注丙穴下劉昭注補郡國志廣都縣下並引任豫益州記此杜預當是任豫豫通作預任與

村字形和似而誤揚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應劭風俗通

曰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左思蜀都賦曰帶

二江之雙流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壩穿

郫江檢江即流別支流雙過郡下蓋自漢以來皆以

郫江為沱水流江為大江水經所敘江水自都安

以至成都者攷其原委皆流江也然流江實非大

江江原縣郫水江原今崇慶州近世謂之大阜江者元和志

江一名阜江蓋壽音轉為阜則岷江之正流也而班氏以為首受江

故鄭康成云沱之類郫與郫俱為沱而流江於是

乎為大江矣推尋事理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

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即禹貢之沱時必淤淺

冰復從而濬之遂并數為二江茲二江者或稱內

江外江或稱南江北江彼此參錯未知誰是其湔

水不經成都縣界元史河渠志以郫湔為冰所穿

之二江大謬郫江之為沱水無疑矣然世皆以灌縣西南至廣都北岸合流江者為郫江之起止成

都城東南岸曲有合江亭郫江入流江處也則所行不過三百餘里今按漢志

緜虢縣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江陽今瀘州行千八百九

十里水經注云緜維二水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

郫江者沱水也既與湔水渾濤則直至瀘州入江

矣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為沱水西合大江之

正道哉水經注云湔水東絕縣洛邊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蓋禹治梁州特

紀沱潛潛自廣元至巴縣入江行千餘里沱自灌

縣至瀘州入江行千五百餘里羣流湊集源遙波

濬雖江漢之別而實為州界兩大川荒度之功不

遺餘力此沱潛所以與岷嶓並志也

蜀中江沱禹迹至李冰而一變其後文翁穿湔洩

以溉繁田則又一小變如五城水口者未必非後

人之所為及唐末高駢築成都羅城遂從西北作

麋棗堰塞故瀆更鑿新渠導外江繞城西而北謂郫江

內江繞城西而南謂流下流仍合於舊渚見宋元豐成都志舊渚者

合江亭也則又一大變冰之遺迹亦不可復問矣

李冰鑿離堆是一事穿二江又一事水經注云沫

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

代為患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據此則李

冰所鑿當在漢南安界沫水中南安今嘉定州地離堆蓋即

道元所謂溷崖者是也說者合兩事而為一遂謂離堆在今灌縣西南因穿二江而鑿之此地與沫水無涉恐非大抵岷山左右其地名多古今舛戾如羊膊嶺在天彭山北而後世移之於汶山縣天彭關在湔氐道徼外而後世移之於導江縣靈關道屬越雋郡而後世移之於漢嘉郡談禹貢者終當以古為是灌縣之離堆亦此類也

漢志蜀郡汶江縣又有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即汶水也水出岷山西玉輪坂下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蓋即縣虢縣界開明之所鑿郭璞云玉壘作東別之

標者也開明蜀王杜宇之相七國時人始鑿此渠前古未有也故蜀郡二江沱於郫繫禹貢而汶江不言禹貢

梁州之潛一而已漢廣漢郡有葭萌縣蜀改曰漢壽屬梓潼郡故郭璞云西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大穴中即樂史所謂三泉故縣南有大寒水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者也晉改漢壽曰晉壽故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

見水經潛水注

太元

中分晉壽置興安縣隋改曰綿谷唐因之故隋志云綿谷縣有龍門山元和志云潛水出綿谷縣龍門山明改曰廣元縣故近志縣東北有龍門山潛

水出焉縣名五變其地一也今縣北有龍門洞王象之輿地紀勝曰龍門洞在綿谷縣北凡為洞者三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有石洞及第二第三洞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滑按此即禹貢之潛水也然廣元舊志云源出縣北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與括地元和志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水自沔陽來之所經而人誤以為出歟元和志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今以舊志所言考之木寨山南十餘里為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為龍洞口又南二十里為朝天驛

去縣八十里恰與龍門之里數相符蓋朝天驛之穴即龍門山之穴也其輿地紀勝所謂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者即舊志所謂經龍洞口至驛北穿穴而出郭璞所謂入大穴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者也王尚書士禎秦蜀驛程後記云神宣驛即諸葛忠武侯籌筆驛也龍門閣松栝皆參天潛水流經洞門灘石拒之有聲甚厲梁州記所云蔥嶺山有石穴高數十丈號為龍門者也下山十五里宿朝天鎮潛水入嘉陵江處行六十里登舟出朝天峽自此以下歷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合州至巴縣並屬重慶府入大江禹通謂之潛後人稱為西漢水至唐又稱嘉陵江而潛之名遂晦其水出隴西西縣蟠冢山者自為嘉陵江之發源下流與潛水合而潛水實不出於彼也龍門洞處處有之輿地紀勝三泉縣西二里有龍門洞又大安

軍西五里有龍門山漢中府志沔縣西一百八十里有龍門洞寧羌州東北百里亦有龍洞西南四十里又有龍洞山其名雖同而地則異去廣元遠矣

正義引鄭注云梁州之潛蓋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謂潛水出隴西嶓冢山誤由班志水經注引鄭說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此勝前說西漢水之為潛水康成固已知之不待景純也

左思蜀都賦云演以潛沫劉逵注潛水與郭璞同其於沫水則曰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嘉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斯言可證潛之為伏

流其出龍門石穴與沫水出蒙山下之狀略相似二水原委秩然劉昭於犍為武陽下引蜀都賦注以為潛水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大謬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瀾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注云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此與郭璞說同下文又引康成之言以為證渭按漢宕渠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酈元云宕渠水即潛水見江注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見漾水注今渠縣之渠江源出夔州府

太平縣東萬頃池自南江通江二縣界西南流至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也此水本山源不出於漢徧考近志其地亦無所謂大穴通岡山下者且漢志云西南入瀾瀾即禹貢之潛而此水與之合則是班固原不以此水為禹貢之潛也水經改云入江故酈援郭鄭之說以立注而不知二氏所言主漢壽與宕渠無涉移彼入此舛謬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巴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冬夏積雪不消中包孤雲兩角米倉諸山賈耽曰興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必三日始達於嶺王子韶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

也其險且遠如此禹必不以為貢道潛不在宕渠無疑矣蔡傳乃據酈注以釋經而爾雅音義見於孔疏者反置若罔聞何其不知所擇邪

漢志漢中安陽縣有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鬻音潛

其字亦或從水正義曰鄭云安陽之潛尾入漢耳首不於漢

出也今按水經作涪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涪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鄭說良是潛涪鬻瀾古字或通用而其水之所出則不可以無辨史記索隱因夏本紀潛作涪遂以安陽之涪水當之蔡傳亦引漢志以為言非也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入真符縣其故城在今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項平甫云江漢夾蜀山而行自梁至荆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為沱北總為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為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為沱潛所出之路也吳幼清云凡江漢支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渭按項說大謬吳說亦汗漫總由不知荆梁之沱潛實有其處所遂各為異義耳

蔡蒙旅平

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正義曰地

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蘇氏曰蒙山今日蒙頂渭按今雅州北有青衣廢縣蒙山在州南

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元和志云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今每歲貢茶為蜀之最

嚴道雅州治本漢嚴道縣地西魏分置始陽縣隋改曰嚴道非漢縣也今為榮經縣治 蒙

宇記云始陽山在廬山縣東七里本名蒙山唐天寶六年敕改始陽山高八十里東道控川歷嚴道縣橫亘入邛州火井縣界

廬山縣本漢青衣縣地西魏為始陽縣地隋分置廬山縣今作廬火 又云蒙山在名山縣西七十里北連羅

井廢縣在今邛州東六十三里

繩山南接嚴道縣山頂全受陽氣其茶芳香茶譜言山有五嶺出中頂上清峰者所謂蒙頂茶也

漢青衣縣地西魏分置蒙山縣隋改曰名山以今輿地言之蒙山盤基跨雅邛

蘆山名山四州縣之境歷歷可考祝穆方輿勝覽

云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

嶓南山皆蒙也此等顛預之說但可以欺俗學耳

史記集解引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漢嘉

即青衣今按志有蒙山無蔡山而鄭云然蓋以蔡

蒙為一山也孔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而歐陽忞輿

地廣記乃云在雅州嚴道縣葉少蘊則以縣東五

里周公山當之

寰宇記云周公山在嚴道縣東南山勢屹然上有龍穴常多陰雲

明一統志

遂大書曰蔡山在雅州東五里又有地名旅平在

州東十里禹治水功成旅祭於此今俗呼為落平

此皆無稽之言也閻百詩云蔡山班志酈注並闕

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政和中歐

陽忞出曰蔡山在嚴道縣可信乎及徧考隋唐地

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謂蔡

山也忞同時葉少蘊傳禹貢復指周公山以當之

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邪曰要就禹

貢蒙山以求最為近之如太史河不知所在就九

河間以求惇物山不知所在就漢武功縣東以求

雖不中不遠而必鑿鑿指實恐涉傳會論篤者弗

取矣渭按百詩言最善就蒙山以求其唯峨眉乎
 左思蜀都賦曰抗峨眉之重阻華陽國志曰犍為
 南安縣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水經注曰平
 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
 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此山之名亦
 不見於漢志蓋自周衰蜀不通中國蔡山失傳後
 人但以其山形名之曰峨眉卒莫有知蔡山之所
 在者元和志云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
 中峨眉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峨眉縣在今嘉定州西六十里本漢南安縣地後周為平羌縣
地隋分置小峨眉山在綏山縣南六里綏山廢縣在今峨眉縣東隋置宋省入
 方輿勝覽云大峨山在縣西南一百里中峨山在

縣南二十里一名覆蓬山又名綏山小峨山在縣
 南三十里一名鐔刃山與中峨大峨相連是為三
 峨以此當蔡山有可信者三峨眉在蒙山之東禹
 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
 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沫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
 流東經峨眉山下入泝水二也蒙山之東唯峨眉
 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三也然自漢魏以來
 未有指此為蔡山者愚何敢執以為然聊附數言
 以俟來哲而已
 漢志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即青衣水
 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

山縣故有青衣羌國後漢順帝改縣曰漢嘉三國蜀置漢嘉郡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

外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東南逕旄牛縣北縣即今黎大所又東至越嶲靈

道縣出蒙山南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

按漢靈關道屬越嶲郡去此地甚遠今蘆山縣西北有靈關廢縣通典雅州盧山縣有靈山關是也其地當為沫水之所經蓋漢後別置宋書符瑞志云

晉咸寧二年黃龍見漢嘉靈關則縣屬漢嘉郡非越嶲之靈關道也經注並誤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志曰二

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亦謂之青衣水又東逕臨邛縣邛

水注之水出嚴道邛來山又東逕平鄉謂之平鄉江元和志嚴道縣有平羌水

此即又東逕峨眉眉山又東注于大江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涸崖水脈漂疾破害

舟船歷代為患李冰發卒鑿平瀾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按今嘉定州及所領五縣皆漢南安縣地故南安治在今夾江縣西縣東南去州八

里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

州與沫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六

番招討司西北司本漢徙縣晉改曰徙陽元為礪門宣撫司又東南經蘆山至

雅州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眉至嘉

定州會涑水入大江二水本異源酈道元云濛水

即大渡水據下流合處言之耳禹導此二水而治

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底績釋文和如字又作蘇

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正義曰和夷平地之名蘇

氏曰和夷西南夷名也渭按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

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涑水和涑聲相近字從而

變地理志云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

安入涑涑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

三行三千四十里澁乃澁字之誤說文澁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澁當作澁和夷者澁水南之夷也汶江今茂州南安今嘉定州

水經江水東南過犍為武陽縣

故城在今眉州北新津仁壽井研三縣皆武陽地

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此即二水會澁水入江處也酈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與澁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澁水出蜀許慎以

為澁水也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入澁道元謂澁入大渡然澁水源長當以漢志為正道元敘澁水甚略自漢志澁誤作澁而師古曰音哉世遂不知有澁水且不知澁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沫水號為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澁水曰大渡河元和志云黎州西至廓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生羌蠻界

黎州本漢沈黎郡旄牛縣地唐置黎州治漢源縣今黎大所南三十里漢源廢縣是也

又云通望縣北至黎州九十里大渡水經縣北二百步

通望本漢旄牛縣隋為大渡戍尋置陽山縣唐改曰通望今黎大所東南通望故城是也旄牛故城在所南牧誓有鬻人蓋國於此地

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為大江

一西南流為大渡河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岷山羊膊嶺之異名也大渡河即泚水羊膊嶺即汶江徼外之山泚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泚水自茂州徼外南流經黎大所西舊有黎州所大渡所本朝并為一曰黎大所附屬雅州折而東經所南又東經建昌衛越雋營北南去營二百二十里歷鬼皮落野夷界水勢浩大煙瘴特甚又東經峨眉縣南又東至嘉定州南合青衣沫水又東入大江此水之南蓋即經所謂和夷也禹導和水使入江而其地已底績矣或曰何以知不在水北曰古者桓有和音故鄭康成破和為桓晉地道記云梁州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此說是

也但不當破和為桓耳方輿勝覽云大渡河於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唐時大渡之戍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擾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雋藝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為黎之極邊曩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舟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為噎口殆天設險以限羌蠻也政和末大理通貢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恙今若於

河外建城邑開邊隙非中國之福也議遂寢以是
知大渡河南當為禹貢外薄之地唐韋皋拒吐蕃
李德裕拒南詔皆扼此水為險要和夷在大渡河
南馬湖江北為宋祖玉斧畫而棄之者無疑矣

馬湖

江即古若水漢瀘水
禹貢梁州之黑水也

和夷鄭云和上夷所居之地是也而讀桓曰和謂
和水即桓水則非矣寰宇記云和川路在雅州嚴
道縣界西至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又云和川水在
榮經縣北九十里從羅巖古蠻州東流來晁以道
因謂和川即禹貢之和水而曾彥和從之曰自嚴
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為羈縻州者三十

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林少穎云今雅州猶有
和川鎮即和夷故地渭按新志沫水在天全六番
招討司北而和川水在其南源出蠻界一名始陽
河東流過碉門為多功河又東經蘆山縣與沫水
合出飛仙關入雅州是和川水乃沫水之別源疑
即漢志所謂大渡水者其下流仍為青衣沫水與
泚水合也經文簡嚴如和夷果在雅州界中則蔡
蒙旅平足以包之何必更書曰和夷底績乎和夷
固當在泚水之南離蔡蒙自為一地也寰宇記云
大渡河一名沫水在羅目縣南

羅目廢縣在今嘉定
州西南九十五里

源出

嵩州界來經縣東入龍游縣界

龍游今
嘉定州

則又誤以沫

水為唐之大渡河矣嘗因是思之當時必有以唐之大渡河為和水者而志家考之不詳以漢志所謂大渡水者當之名曰和川水樂史承其誤相沿至今然和川水出羅巖蠻界歷碣門廬山而東洩水出汶江徼外歷通望漢源而東一在雅一在黎在雅者為漢之大渡水在黎者為唐之大渡河源委各殊豈可混而為一邪其鮮水入若水一名州江大度者則又自為一水而與黎雅之大渡絕不相涉矣

馬融云淮夷二水名晁以道倣其例謂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巖州

東而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按夷水在荆域與和川東西相距千五六十里總撮而書之曰和夷有是理乎蔡傳云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夷道漢屬南郡今為荊州府之宜都縣夷水所經若嚴道以西之夷道則未有聞也其謬更甚於晁氏

厥土青黎

釋文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渭按黎史記作驪

正義曰王肅云青黑色黎小疏也

說本馬融

顏氏曰色青而

細疏金氏曰黎細而疏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

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此也

孔傳云色青黑而沃壤是以黎為黑沃壤即金氏色青故生物易之意張子韶云言色而不言性其性不一也王明逸云考之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也亦未有兩言其色者也此言出遂覺王肅義長

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

曾彥和云梁州山多兗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他州為下等傳同叔云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為土之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為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邪秦少游云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案禹貢二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為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地狹人眾培糞灌溉之功至也渭按梁州雖不盡為沃壤而岷山江水之區素稱肥美不可謂全是剛瘠山水終古不易而揚梁之賦近世極其浩繁則禹時賦居下品亦非以

山水多故田昔瘠而今肥賦昔少而今多秦氏謂地狹人衆培灌功至兩言盡之矣蜀自李冰作都安之堰以便蓄泄時無荒年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下逮唐宋利孔日開財賦亞於吳越時有揚一益二之諺而雍徐之田冀豫之賦反不足稱古今風土之變其相去懸絕有如此者然此猶就後世論之也吾恐告成之後數十百年即未必盡與經同孔疏云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通人之見未可爲膠柱鼓瑟者道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釋文璆音蚪徐又居蚪反又閭幼反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傳曰璆玉名鏤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鐵故鐵先於銀也鄒氏近仁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山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爲正梁州之境其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爲貢金氏曰磬石磬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渭按華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磬石禹貢所賦元和志云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磬石火煉成鐵極剛利山在今建昌衛冕山營東也

陸氏釋文曰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又引爾雅注為證今按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即紫磨金也鏐與璆不同說文鏐黃金之美者从金琴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琴作璆徐音巨鳩切讀若蚪字音義皆別不知韋郭何以謂璆為紫磨金豈不從經字而破璆為鏐歟抑亦陸氏之誤也然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華陽國志云廣漢剛氏道涪水所出有金銀鑛又云葭萌縣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通典眉資嘉雅龍五州並貢麩金元和志成都温江

縣大江睢州通義縣大江蜀州唐興縣鄴江龍州江油縣涪水瀘州瀘川縣綿水資州盤石縣牛鞞水並出麩金是金固梁產也又永昌蘭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說者謂金生麗水即其地水經注云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則梁南徼外之夷多出紫磨金市取亦易且此州貢物凡六唯璆玉不知出何地餘皆有證據古不聞此州出美玉去于闐又遠頗難得璆或鏐字之訛亦未可知鏐鐵銀鏤皆金柝磬皆石義似較長也荆揚貢金銀不限高下梁則獨致其最美者紫磨之金朱提之銀而已故特表其名曰鏐曰銀

漢書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故鄧氏
錢布天下南齊書益州行事劉俊言蒙山南有古
掘銅坑即漢文帝所賜鄧通銅山也元和志銅山
在雅州榮經縣北三里即文帝賜鄧通鑄錢之所
後以山假卓王孫取千疋今出銅鑛按此地禹跡
之所及而制貢以鐵不以銅蓋當時銅利未開耳
觀此可以識揚不貢錫之故矣

按漢志漢中之沔陽蜀之臨邛犍為之武陽並有
鐵官則產鐵之多可知後漢志巴郡之宕渠越雋
之臺登會無亦皆出鐵故蜀中獨行鐵錢凡鐵柔
曰鐵剛曰鏤元和志陵州始建縣東南有鐵山出

鐵諸葛亮取為兵器其鐵剛利堪充貢焉又邛州
臨溪縣東孤石山有鐵鑛大如蒜子燒合之成流
支鐵甚剛因置鐵官又涪州涪陵縣東有開池出
剛鐵土人以為文刀此即經所謂鏤也夢溪筆談
曰世間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
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
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
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
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
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
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

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明瑩磨之則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也蓋鏤乃百煉之精鐵鑄為刀可以刻鏤故別以其用名之猶木之中弓幹者名之曰幹也

鐵石山寰宇記云在定符縣有砮石定符與臺登並屬越雋郡蓋一山跨二縣之境又云火燒之成鐵為劔戟極剛利則與荆之唯中矢鏃者異矣玉磬特磬也陳於堂上石磬編磬也陳於堂下周官磬師曰擊編磬小胥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謂編鐘編磬也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

歌鐘二肆及其罇磬注云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磬亦如之漢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適符一肆之數故議者以為善祥此州出磬石又工為磬乃成器以貢當時亦必以肆計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釋文熊音雄羆彼宜反狸力宜反傾窺井反渭按傾漢書作頃

傳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南顏氏曰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曾氏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狸之皮制之可以為裘其毳毛可以織之為罽葉氏曰

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則織皮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夏氏曰西傾後世所謂強臺山其南桓水出焉一名白水傅氏曰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吳氏曰熊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狸則狐之小者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於帝都之道舊注以此句屬下文者非是渭按今陝西兆州衛本漢臨洮縣地唐爲臨潭縣屬洮州括地志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詳見導山

西傾之戎在山之西南唐爲吐蕃地北連吐谷渾西接党項党項故析支也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酈道元云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

爾雅羆似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貍羆陸璣鳥獸疏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西

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直百金

孔傳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反正義曰與織皮連

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羆罽也

舍人曰羆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

羆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是以織皮為一物吳幼清云通外國之俗者為澄

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

如縷以金傅之織而為布非縫皮為裘亦非織毳

為褐也此亦順孔而為之說然經舉四獸之名以

其毛文采可觀也若去毛而裁其皮以織為布則

凡獸皆可何獨取於四獸而經舉其名且四獸之

皮宜為裘詩有明徵小雅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豳風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顏蘇曾之說終不可

易

西傾山一名強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

水一名白水水經漾水注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

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今鞏昌府又

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城在文縣西南鄧

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城在文縣南四里又東逕偃城北又

東北逕橋頭今文縣城東南有橋跨白水上即所謂陰平橋頭也蜀

未然即此沓中在景曜五年姜維在沓中聞有魏師請護陰平橋頭以防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羌水出

今洮州衛西南谷彼俗謂之天池白水東南流逕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

南逕白水縣故城東

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域志云縣有白水鎮即故縣也

又南逕武

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

東南流注漢水

西晉壽即葭萌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按漢葭萌故城在今昭化縣界白水至此謂之葭萌水津關即今縣北白水關也與寧羌州接界

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衛

流經文縣平武

龍安府治

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

即禹貢之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

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於西疆山觀墊江源問水

所經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

墊江至巴郡入江渭按西疆即西傾墊江源即白

水段國沙州記曰墊江水源出嶺臺山南是也仇

池在今鞏昌府成縣西北一百里水經注所敘白

水不經其地近志云白水江即濁水自洮州衛界

東流逕岷州衛又東逕西和縣又南逕成縣與階

州分界又東南逕略陽縣及寧羌州折而西南復

逕階州南為白龍江去州二百餘里或謂此即西

傾所出之白水今攷水經注濁水亦名白水出濁

城北

今成縣有濁水戍亦曰濁水城

東流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

又東南與河池水合

今徽州本漢河池縣有河池水

又東南兩當水注

之

兩當水即故道水自徽州流至今略陽西北與濁水合

又南逕槃頭郡東而東注於

西漢水

長舉廢縣在略陽縣西北一百里後魏置槃頭郡治焉

其所出似止在成縣界

不自洮岷下流至略陽而入西漢並無所謂過寧

瀆六軒

羌州折而西南逕階州至文縣者既非濁水又非
羌白不知為何水志家多附會不可盡信如此然
曾和言西疆之水經仇池則淆訛有自來矣釋桓
水者當以酈注所敘之白水為正

漢志蜀郡下云禹貢桓水出蜀山

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

東北

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今按此別是一水

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班氏指為禹貢之桓
水何其謬也酈道元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此亦
為班孔作調人耳桓字古有和音漢書尹賞傳注云陳宋間言桓聲如和鄭
康成讀和夷之和曰桓謂水上即夷所居晉地道
記云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

績也依鄭說其所指者當為漢之泚水唐之大渡
河而謂此水即西傾所因之桓大非鄭既破和為
桓其於因桓是來則又云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
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支離舛錯殊不可通

鄭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所事於
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朱子亦從其說渭按梁
雖不得其山而山南之戎則在梁域故貢道因桓
為便非雍人假道於梁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釋文渭音謂

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
亂正義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

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也正絕流曰亂釋
水文孫炎云橫渡也渭按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首陽
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
謂西河水經注云西漢即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屆于
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
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
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水支本作川
皮字之誤也屆于
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徑
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見桓
水林
蔡所引皆有脫誤謹依原文備錄於此南鄭今為漢
中府治其故城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

東四十里渭水之南

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
口與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故傳云漢上曰沔
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
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上曰沔
是也降漢志
作絳水出上黨屯留縣東流至魏郡鄴縣清
漳水決入經謂之衡漳亦其例導水之文凡互受
通稱者不志故導河不言漳導漾不言沔此經欲
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
沔以別之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

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按衙領山在今鄠縣西南三十里俗呼馬鞍山褒斜本谷名李善西都賦注引梁州記云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

谷萬石城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五十里

溝洫志曰作褒斜道五百餘里曹孟德以此谷為五百里石穴孔穎達云漢在渭南五百餘里皆與梁州記合程大昌謂漢中北距斜口八九百里妄也

水經注漢水自西樂城北城在今沔縣東南漢水南岸又東合褒水

水東北出衙領山東南經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

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褒城縣西北以三水之會名又東南得丙水口

水上承丙穴出嘉魚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

餘蜀都賦曰岨以石門即此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按今褒城縣西北十五里箕谷口有石如門曰石門又東南歷褒

口即褒谷之南口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按褒中故城在褒城縣

南又南流入于漢渭水自鄠縣故城南城在今鄠縣東北十五里渭水

之北又東逕武功縣北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

衙嶺山北歷五丈原東原在鄠縣西三十里渭水南亦謂之武功水

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是也

以今輿地言之褒谷口在褒城縣北十里斜谷口

在鄠縣西南三十里褒水自衙嶺南流經褒城縣

東又南入于漢斜水自衙嶺北流經鄠縣東又東

北入于渭褒之流長而斜之流短兩谷高峻中間

褒水所經皆穴山架木而行名曰連雲棧陸贄所

云緣側徑於嶺崑綴危棧於絕壁者也

酈元云自西漢泝流而至晉壽阻漾枝津南枝津

即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寰宇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歷武功興平盩厔鄠縣咸陽長安高陵咸寧臨潼渭南華州朝邑至華陰縣之渭口絕河流而東抵蒲州經所謂入渭而亂河也自蒲州並東岸而行至滎河縣北泝汾水而上歷

河津稷山絳州太平襄陵至臨汾縣是為平陽堯之所都此梁州及西傾之貢道也

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為自沔入渭之道曰歷漢川至南鄭屬於褒水遡褒暨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屆武功而北達於渭水道相貫與經文符合而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

縣屬武都郡即今漢中府之鳳縣也

故道多阪回遠今

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為然拜湯子
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
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洫志同蘇氏據此以說經曰
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
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
沔也傅同叔為之辨曰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
北入渭則是以漢為即沔自浮潛至沔即舍舟陸
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
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為逾于渭則
以逾于洛為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
矣然亦以漢為即沔以禹時通謂褒為沔而說逾

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渭按褒
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則渭不言逾而言入誠有可
疑即通謂褒為沔亦無解於百餘里之阻隔傅同
叔云上文既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亦未
當褒斜之間若更有一逾安得以逾沔該之愚竊
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
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者及夏殷之際梁俗
變為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
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恃險復不與中國通逾
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枝流日久亦
多墮塞如夷水首受魚復江戰國時巴楚相攻舟

師常出此路泊乎隋唐遂成斷港汴水引河為轉
運之通渠宋南渡後廢而不用日就淺澀今水道
斷續幾不可問而况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線裁
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褒
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漢
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

史記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
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韋昭曰監御史名
祿也其所鑿之渠今名靈渠在廣西桂林府興安
縣北五里又西南經靈川縣界合大融水入灑江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湘水

於此下融江融江為牂柯下流本南下興安地勢
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秦監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
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其作渠之法於
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鐮觜鐮呼瓜切音華鑿別名俗呼
鐮說文作茱云兩刃雷也銳其

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
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
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
斗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
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渭按湘灑之
源同出陽朔山西北流至興安東五里分水嶺上
始分為二水南曰灑北曰湘見柳開湘
灑二水說二水遠不相

謀猶褒斜之為衙嶺所隔也自秦時監祿鑿渠引
湘入融轉注于灘而北舟始得逾嶺孟子云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真有其事此法巧妙或傳自上古
禹時褒斜二水相通之道蓋亦是人力所為故不
脩即廢靈渠自秦至唐裁千餘年寶曆初道已崩
壞賴觀察李渤修之餽運復通况褒水通斜之道
自禹至漢垂二千年豈有不壞之理酈元云溪水
支灌於斜川亦想當然耳漢以後必無此道也靈渠
斗閘之法今會通亦用之但南旺地勢
雖高不如衙嶺之峻其為力較易耳
或問古今之地勢一也褒斜之水漢時多湍石不
可漕禹時何獨不然曰漢之所漕者穀也禹之所

漕者貢物而已梁州所貢皆金石之類體質雖重
亦豈若珂峩大艚每船載至數百石水稍淺狹即
不能行者哉蓋惟物少而舟輕故山谿無礙急湍
可挽苟有水道則必從之至不得已而舍舟行陸
雖輕約易齎亦必擇其路之最近者如自潛逾沔
中間所歷岡穴不過二十餘里聖人之重民力也
如此惜乎張湯刀筆吏不知經術其子印亦庸才
不能推尋舊迹而輕用其民以車轉穀百餘里曾
不以為勞且使沔渭之間貢道斷續不明真千載
恨事

孔疏云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此

從傳謂禹還都白所治故有陸行之說若貢物則
自蒲州陸行以至平陽約三百餘里轉輸之勞人
何以堪按左傳僖十三年晉饑秦輸粟於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
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
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乃東入汾逆流東行
而通絳此即堯時雍梁之貢道一水可達焉用陸
行哉

禹貢錐指卷第九



